鄧游幕傳

高士傳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嗚呼甚矣哉高鄧之士為難遇也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夫捐身以行化者知進而不能退二者各得其道之一也惡覩所謂中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居周之世而其言如此況世變多故君子道消之時乎於斯之時責士以必申而不過則天下為無士矣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蜕塵埃之表時固難遇其人乎吾之有取於鶴年有以也哉有以也哉作高士

傳

鶴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元初巨
商當
世祖皇帝徇地西土軍餉不繼遂以策軍門盡撤其
資歸馬仍數從征討下西北諸國如拉朽廷論以功
授宮阿老丁年老不願仕特賜田宅留京奉朝請爲
馬兒擢某道宣慰使其後招降吐蕃有大功遂自宣
慰拜甘肅行中書左丞祖父家累官至臨江路達魯花赤政尚寬仁民懷其德父
職馬祿丁輕財重義盡取祖父資賑諸親故之不
足及他士之貧者然性尚豪邁不喜榮名年四十
始應野憐真丞相辟辛臨州縣以治行高等陞武
昌縣達魯花赤有惠政解官之日父老爲築種德之
堂請曰吾縣蓋公之桐鄉頴留居毋去武昌公亦愛

其土俗買他處遂家焉生子五人而鶴年最幼武昌
公死時鶴年年甫十二已屹然如成人其俗素短喪
所禁亦者獨酒鶴年以爲非古制乃服斬衰三年仍
八年不飲酒家有溢余悉推與諸兄不留一錢自遺
也武昌公在時以朝年倜儻類已鍾愛畀蔭從父
相州職鶴年亦辭謝不敢有惟益厲志爲學清苦自
將與寒畯賤士等或曰汝貴家子不效祖父爲官人
頓乃過自矯激如此鶴年曰吾宗固貴顯然以文學
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奮身爲儒生豈碌碌襲先蔭
苟取祿位而已耶鄉之諸儒長者以其年幼而有志
多樂教之年十七而通詩書禮三經緣章句懷挈楚
大儒時寓武昌軌經問難者比肩立然獨器重鶴年
且欲同歸豫章而妻以愛女鶴年以毋老諸兄皆官
千里外無他兄弟俗養辭不行毋聞而遣之鶴年曰

人之所以為學者學為孝耳今舍晨昏之養而從師
遠游人其謂斯何明年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奉母
夫人以行所在艱阻三閱月始達鎮江蘇水不給雖
傭販賤業騎射卑職皆趍為之不問及夫人捐館舍
鶴年哀毀盡禮鹽酪不入口者五年於是浙以西口
入於亂鶴年聞從兄吉雅謨丁避地越江上徒步往
依焉時江南行御史臺大夫沙藍荅兒公被召還朝思得
文儒之士以備其諮訪後以從事辟之江西閩海二
未出而宵遁南臺大夫以其省儒學提舉薦皆陳悃以辭辯然
延致鶴年于家俾諸子師事之且剡薦入館閣薦章
父交也雅知鶴年聞從兄吉雅謨丁避地越江上徒步往
痛祿之不逮養也俱不應浙東廉訪僉事都堅不花
児亦舉校官余覩胡普顏帖木児安慶舉孝廉鶴年
依焉時江南行御史臺大夫拜住公鶴年
入於亂鶴年聞從兄吉雅謨丁避地越江上徒步往
父交也雅知鶴年郎辟為從事御史迭烈圖禿滿迭
児亦舉校官余覩胡普顏帖木児安慶舉孝廉鶴年
痛祿之不逮養也俱不應浙東廉訪僉事都堅不花
延致鶴年于家俾諸子師事之且剡薦入館閣薦章
未出而宵遁南臺大夫以備其諮訪後以從事辟之江西閩海二
文儒之士以備其諮訪後以從事辟之江西閩海二
道廉訪使又以其省儒學提舉薦皆陳悃以辭辯然
不一就鶴年與吉雅謨丁甚友愛吉雅謨丁拯亂
時欲以利祿勉鶴年鶴年去不顧後以直言忤權要
謫遷江右道里梗塞僕隸皆憚行鶴年乃獨衝寒雪
冒險途千里從之後深越宿留四明或旅食海鄉為
童子師或寄居僧舍賣藥以自給雖久處艱疢泊如
也通政院判伍寔督運海上自負才氣見賓客不為
禮而獨賢鶴年當隆冬弊衣不掩
胫伍欲解衣衣之畏其清介言欲發而中止鶴年當
困苦時人有濟之者雖饘粥之贄無所受然行橐稍
裕每好赴人之急人之
戈四起鶴年益逃匿海島絕其迹已而海上多盜鶴
年轉徙無常大抵皆明之
頗待士士之至者踵接鶴年獨逡巡遠避門無一迹
慈溪縣尹陳麟號稱賢令四方士大夫多依之鶴年

君是邑穀載未嘗覩其面徃
輒成誦善詩歌而尤工於唐律為文章有氣至於筭
數道導引方藥之說亦靡不旁習然專以躬行為學非
其食不食非其衣不衣重然諾尚氣節人或有失雖
尊盛必盡言以告已有過雖少賤者規之必斂衽聽
受見人一善稱之不容口即不善未嘗言然性頗褊
隘於物少容因自謂曰凡為清士當以應為主義為
輔和為衛三者備焉可免於今之世矣由是德益脩
而行益勵有東漢高士之遺風負外郎馬子英不妄
許可人嘗曰吾友多矣可託妻子者惟鶴年一人世
以為知言

贊曰昔申屠蟠居父憂哀毀過禮不進酒肉者十餘
年家貧傭工自給郡召為主簿不行隱居梁碭以經
學自娛至今想其為人猶凜凜有生氣鶴年孰親之
喪有過無弗改而聞鬻亂世利祿不行至其為學博
覽經史而本於躬行雖蟠何以加諸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鶴年之謂乎

周貞傳

周貞江湖隱人也字子固脫跡玉田隱者其先居汴
宋渡江徙儀真家焉大父順父允堅皆不仕貞自童
齔時性敏而好學遇書即誦善知義理既長益負奇
氣倜儻大德元貞間稍出及交會有以貞姓名薦貞且北
以濟人苟居一藝以拯斯人之疾昔雖不仕於時猶
仕也乃返棹吳淞江亟取神農黃帝書及春秋秦漢
以来下至金宋諸醫家習之無何隱隱名動西渕疾
病顛連者必歸貞貞皆樂然應之每遇奇疾古今人
所未喻者貞以意與善藥輒速已醫運使得熱病雖

祈寒亦以水晶浸水輪取握手中醬以為大熱貞曰
此寒極似熱非熱也飲以附子湯愈衙立禮得寒病
雖盛夏必襲重裘擁火坐密室中醬投以烏附增劇
貞曰此熱極似寒非寒也煮大黃芒硝飲之瘳王君
海子病癩衆醫莫能療貞授七藥救之牙齦出穢血
數斗既而形盡瘦骨立後弟以美味補之數月羸乎
經歷患身輕飄飄若行空虛中易醫凡七十人皆以
為風虛與熱齊轉加貞曰此酒毒也即以寒涼之齊
驅之隨愈趙鶴皐妻病咽乾水漿不能下衆醫盡愕
貞叩以平生所最嗜獨鷄湖即命烹餌進之授以七
筋入口無所苦已而食進病始失一婦人因產子舌
出不能收貞以朱砂傳上舌仍令產子以兩女
子椄之乃於壁外潛累盆盆置危處墮地以佇聲聲
聞而舌收矣一女子

許貞取壁間敗土調飲之遂不堪泥貞以古方令病
之不合往往出奇見輒其法而取驗類如此貞善繪
事而尤精於音律家寧海州陳行之嘗延致教大
成樂貞特古律管吹之以協五音之萬下黃文獻公
為作記有吹其律而鍾自應之語然雅好鼓琴家君
無事必引琴以自娛一日大雨雪有椎貴人聯騎詣
門進肴酒請為白雪之操貞厲聲曰大樂與天地同
和今天大寒是豈樂一飽時耶且若獨不聞戴逵破
琴之事乎客愧謝而去貞為義若嗜欲至於視利輕
之如糞土在寧海時有直學齋中引繩經其脰貞號救
緡自度貧無以贖乃於學齋成之者負官錢數千
之為唱行素代償及歸滿去空一家走謝且白無行
資貞時素已唱仍質所服衣相之行治病王氏子時
王問藥直幾何貞怒曰吾愈人疾未嘗

覩其利淺富家翁必欲以利酬我不過移沒濤襆一朝之貴耳豈可面訐車轄待我若小市人哉泉幣交于前悉謝罷無所受貞長身美風儀鬚髯奇秀舉止器局清古外謙易而內嚴峻落落不與世俯仰王公大人每單禮餌致貞視之邈如平居與客談玄亹亹不能休然無語及時俗事聚諸葷蕭然室無長物當時趣時或焚香清坐或吹鐵笛弄玉簫怡然自得寡交則封羊釀泓罍倫意即有餽遺輒取以賙人之急盡徹無留或言嗣宗貧甚奈何不為身計貞曰女子生七歲而孤貞忍負鞠養及笄資裝嫁之故人夏育為已女命故人子李嗣宗為贅婿貞無子以嗣宗德輔有女欲度為尼貞曰女子不為尼獨吝遣嫁耳乃之子稺為之後嗣宗事貞甚謹而貞遇之頗嚴厲苟有小過必危坐終日不與言嗣宗偕其妻盛服直左

右惴惴莫敢仰視貞頷之去乃匆匆謝罪而退貞嘗采藥中吳兵人館之遂脩然忘返將終老焉至正乙未秋淮兵犯吳境城陷貞杜門堅卧不食飲者九日而卒七月五日也時年八十三將屬纊呼嗣宗悉取生平所著書焚之

為說者曰予嘗游淞上抵吳門過貞向所經行處訪其遺事而故人長老無在者及未四明定海縣尹汪汝懋為予言貞事首尾如此嗟乎士君子立天地間不欲懷才抱藝自附逸民之列者懼其累身以亂倫耳今貞雖隱處江湖然能以善醫拯人之危困起人之死至衆其遇貧無依又往往傾行橐濟之不復頓有無可不謂仁乎世衰民散君臣道廢一旦寇兵及境或望風款附或執父效驅馳以與頂史母死者何限今貞僅於逆旅中

如歸可不謂義乎能仁與義謂之潔身亂倫可乎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一布衣乃毅然類古有位者之為尚可謂世無人乎汝懋乃貞所嫁女甥子愼懋不忘人也其言有可徵故列之為世勸

唐二子傳

四明唐復禮二子長輅次轂復禮以擅匿官醪事被陷且執拘以歸于京輅次轂見其情遂脫父桎而桎之使行添血縶之以死吏閔其情至越轂適自杭回遇諸道上既挽輅衣泱捩足哭曰兄為家子宗嗣所託不可以圖死弟請代兄行輅不從轂詬之曰兄訥於言說往必不免弟有一計可生辜無告竟奪其桎加已手吏亦閔而從之轂械繫獄者旬日近臣乃奏其非罪例免以歸得不死嗚呼干戈興學校廢禮義喪風俗隳中人以下咸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習人倫之際澆不大壞而天理或幾乎熄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友脩于身行於家至於舍死而不顧豈非難得也哉故吾於輅之代父轂之代兄有所取焉此兩人者當慷慨就桎時其心已謂其必死而終得以無死者幸也非其所達知也則其所存可不謂較然不欺哉君子之於人也聞其美而樂道之況舍死者人之所難乎輅嘗讀書轂尤嘉然可喜使皆學道進德終之以禮樂庶幾哉流聲後世可與國風所稱衛宣二子列矣勉之哉勉之哉

許丞傳

君姓許氏名原閩人也其父素業儒老為里校師君自幼傳父學雖朴而頗贍於書多所觀覽為詩與文務達其意而已疆土入職方有司強起赴鄉選召對吏部授明州府定海縣丞始至縣人以君盛年未更

事易之及觀君所為始皆大畏服縣聳然改容而人多未知君果可以有為也時時有所責君不為動雖箠辱橫加未嘗明其非罪亦不以是傷其民於是西北用兵未已征需尚繁戈甲之攻造旌棨之置調發無虛日且瀕大海歲脩治海舟蓋雜以數計而官有不時降或已降而為吏胥所欺隱每事第差民之中次者二人以主其出納謂之庫子九所帶冗皆令其代輸期會迫促至日受榜笞不恤也以故歲弊民產恒數十家君惻然曰是豈為民父母意哉即詣府請其有集里役之長分授之俾售其物次第歸之庫為召集人匠造之使如法吏皆不得有所與僅令持筆治文書以防稽勘耳是以功成而民不知擾鄉之人不憚為庫者蓋自君始也縣以業海為生有民船不出洋時以存者獨田租然當民產之無制里役之無藝都鄙之間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曰救弊之急孰甚此者乃取其田分計之受差之家悉準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出而不得以橫擾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少寥矣其他宿弊之未除君止正其尤蠹民者餘皆一聽其自新或有所笞罰惟豪劇吏苟得蒭蘖一切摘發窮治之不恕諸吏視君皆側目至以鄙語目君俾不久於位會慈溪闕令卒不得已潛以他計出君俾府檄君攝令事君治慈溪如定海興利除害不一月而大治民以粮醯被獲者吏受其賕而罪以旁連君微行得實卒吏有所歸而受抑者得以伸人至今言之縣久不雨君禱之白龍公不應後以策鈐致吏之梟校者大書其背曰天不雨吏弊為之也既而雨隨至縣乃大稔君色仁氣溫言若不出口及

見義輒矯嫣不可撓慷慨辨且強也為政去觚角絀雕琢以平易簿實為務而充謹持其廉行每出入月俸必留以自隨一錢之費必已出民以飲食進恙郤之不聽有私致一肉於舟者則舉而投之江自奉寡約甚菅屨徒步不問道里遠近以為常雖祈寒未嘗御靴襪衣服僅取其蔽體雖甚垢弊弗易也日食飯一盂蔬二味非公享酒載不入口視民如子女與之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有甚惡乃始繩以法有可已者即不究以故民之愛君亦如子之於父母君在其位則色喜或以事出則皇皇如有失一日墓檄下憲府追君甚急老幼聞者咸錯愕比上道號泣而送者殆千人且憲之行資無一人不懷金以至自府尹而下及縣之僚佐與他官之在城邑者亦皆割俸金馳贈於道左君悉謝遣無所受曰造次顛沛見人之所守綏距不易吾心矣抵京一之人卒明其非罪未幾乃還及遷遠近大士無不交口稱賀喜其公論之有在後數月當得代然以父憂去先是父年老不可以迎養留其妻子使養之吾官討日用俸餘以歸為具甘旨君其父然父年益老則念輒悲之此君之事予得於所聞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詳者人數事畧者二事而止今予所論次君事視遷之所記多矣然猶以為闕其事可勝書耶姑郎是所次為君傳庶使世利知勸焉

論曰詩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若許君井所謂愷悌而能剛者歟君以諸生起家始受一命而為丞其所樹立已卓卓可稱如是使磨礱灌養之不止吾未量其所至也古語有云天下之寶

當為天下惜之豈謂君哉

翁

抱一翁傳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姓項氏名脏字彥章脫更仍號抱一翁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比三世俱以和義維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詣岐扁素難王叔和脉經稍長學易趙稼仲葉見山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厲志醫術欲盡受他禁方聞越大儒徐帥朗善先生為方善也遂往拜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奇旨歷試其說皆精良會余華朱彥脩來越出余源劉河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獨疑古方不方治今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後又往涮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

鄴見戴仝父仝父亦是郡儒者為誤五運六氣機要若干篇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撟引案杭甚奇非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東垣事之盡其技於是為人治診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鍾姓者一男子病脇痛衆醫以為癰也投諸香薑桂之屬益甚翁診其詠告曰此腎邪病法當先温利而後竭之校神保丸下黑溲痛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保丸以腎邪透膜非全蝎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芒硝大黄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出病已翁所以知男子之病者以陽脉弦陰脉微澁弦者痛也澁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方惡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此也鍾女病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以為娠為蠱為瘵也翁診其詠告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

輩積歲月非血藥乎翁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乃以蘇合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翁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汙血纍纍如瓜者可十數枝應手愈翁所以知鍾女之病若以六脉弦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鍾有從女病名同而月死向若鍾女脉滑為實邪今脉虛元氣奪矣又一女子病亦同而六脉獨弦翁曰真藏脉見法當踰月死後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槃醫皆以為瘵盡愕束手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翁薦翁診之曰此病暑邪非瘵也家問死期翁曰何得死何得死為作白虎湯飲之鄰薛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若切其脉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實乃熱傷血藥為之也費病胸痞痰涎壅滿喜嘔不食人醫者人人異見翁以春仁意安之齊藥之立斃後以升麻黃芪桔梗消其之病者以陽脉浮滑為風傷肺故結聚於胸陰脉之不足則過度宣逐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通其肺氣而病當自已遂與蔓桂逾甚翁診其脉告曰然子平生所苦萬夫長藥君病當除酸行入即出而後漱平進葛花解醒加黃芩飲二升勢減衆證寒交迫之翁既許不協辭去數日實實二月當入鬼錄矣暴如翁言翁所以知其脉細數而且實者為熱痛為虛為陽為陰為浮為滑為血

大毒大熱而反以熱齊加之
陽結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
過多腹脹堅以大黃巴豆治之轉劇翁後
口脈促而兩尺將絕翁曰胞有漸邪故脈促宜引之
上達今反奪之誤突急飲以湯藥且置李中書後
環旋頃吐宿[illegible]仍進神芎丸大下之病去
子所不及也[illegible]東僉憲史君素告之病發則
柱潰黃水翁月乃已已轉復發翁診其脈告曰大脈
寒見風轉仆昏[illegible]以
甲申如舊兒諸[illegible]皆作沉
驗翁診其脈告曰此[illegible]
當赤陽散火以逐其濕熱乃煮升麻柴胡澤瀉羌活
等齊而繼以神芎丸郭曰子告久泄今復利之恐非
治也翁曰公之六脈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濕也數
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濕熱而且加之以熱齊非告寒
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不
屑者三四出郎家首之檀去次去熾炭病旋已鄞董
允謙妻患衄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
血之齊益困衄繞數黙轉旨翁診之六脈微數濡者濕也數
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脈微知心虛也心虛
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
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齊愈漸帥胡
公病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弗屬諸醫作傷寒治
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脈陰陽俱沉細且微數處
以補中益氣之齊緊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

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藥矣翁曰脉沉裏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翁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温之欽以前藥而邪驗南臺掾梁彥思使閩而足不能履醫以風論或以脚氣治經年不療翁診之六脉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即探患處乃骨出不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即愈南臺治書迭里迷失公是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者六閱月矣衆醫不能治公知翁精按摩曰幸予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拏衣至申而筋肉盡腐遂引其掌以踈之連連然有聲聲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參政子羊方稚嘗嬉戲偃仆於階側忽驚馬踐其足脛骨斷碎即死久乃蘇翁收其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閩萬夫長陳君鎧陣馬刀斫其面瘡已愈而宿與皐不能循甚惡時時仰血曰吾面無完膚何以見妻子死何以見父母乎乃拜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面膚內盡熱爲施之以法即面赤如赬盤左右賀曰復故矣左丞王公畏瘴毒晨必命鑒診省鑒鄭生切其脉愕曰平日兩尺無凭今忽不應指可怪也公即驚曰人無尺脉猶樹之無根其能久生乎命他鑒診之其論亦同乃命翁診翁曰此天和脉勿妄治也因陳氣運交反之道以曉之公叱衆鑒曰若等誤人多矣奪提舉俸者二人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略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實信乎曰脾胃爲百病之源畧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實信乎曰脾胃爲百病之源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故爲虛又

曰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不得瀉瀉則
温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
奪則虛故陰勝而為實靈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
人有徐然逢疾風暴寒而不
傷其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客其
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
屬於熱然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耶曰風
寒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入裏與
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勝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
不惡寒而反惡熱脉必洪滑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
惡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
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之虛逢天
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
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温皮膚分肉之間
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
脉必沉遲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溢於內治
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溢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
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執一而言哉又問戰
慄發頷及諸禁鼓慄如衰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
之極反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主甘寒以發其欝
資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鼓頷可得同其法
歟曰戰慄鼓頷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
端也比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
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漸極則陽復出陽與陰復
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温瘧者先傷於風
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
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漸
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温而為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

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以此皆不可專主於熱矣明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為戰搖慄者心戰又曰陰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戰慄也表氣虛微內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戰慄者正氣勝慄者邪氣勝皷頷為戰之輕者其有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而觀皷熱而戰慄皷頷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補陰而抑陽不熱而戰慄皷頷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助陽而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迭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為之治可也豈苛專以其寒言之舉一而遺十哉又問胃脘痛堅滿痞痺東垣謂之不足而中氣內傷法當補其中發熱煩渴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耶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証有虛實脉有迭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寒暑濕也地之四令有形飢飽勞逸也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証皆為飲食七情所傷致而謂之內傷蓋以中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已其脉必弦澁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扶本塞源之論蓋治其本者也河間戴人以為可湧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脉必洪實沉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長沙直以邪氣當之干中焦必以辛温之齊散其無形

氣鬱胃脘皆温火為病法當鴻之在上則鴻之在下則竭之張長沙人以為邪氣所留而以辛温之齊開發之湯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耶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証有虛實脉有迭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寒暑濕也地之四令有形飢飽勞逸也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証皆為飲食七情所致而謂之內傷蓋以中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已其脉必弦澁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扶本塞源之論蓋治其本者也河間戴人以為可湧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脉必洪實沉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長沙直以邪氣當之干中焦必以辛温之齊散其無形

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諸痛為寒是也其脉必虛浮遲濇故以發鬱開結之劑主之蓋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近世崇三家者往往自相詆毀而有南醫北醫之不同矣自喬之若是歟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固言地方之不同矣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從之甚者從之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為治安可限以南北之分而用寒熱之異哉又問原病式以濕熱留飲否隔而化火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為諸痛乃熱鬱於內為堅痛不可以言寒又以為急痛皆因寒之極而疑泣而為痛始是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絞痛留作熱論乎抑作寒治乎曰吐下之作罕有不由感受天之氣地之味精糗

薰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肢寒燥濕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間風為百病之始而春為溫風夏為陽風秋為涼風冬為寒風風也者天地之氣也寒風即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搖而甚民病飧泄霍亂斯固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食飲過制七情內則濕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壅而不通陽併陰陰併于陽揮霍變亂水敷沸騰而為吐下霍亂則濕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為熱本指瘡瘍屬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即不以寒言至於急痛因寒乃舉痛論諸痛為寒之說經曰寒淫於內以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齊散其錯亂風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証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之虛實不可專以為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為有寒

而無熱斯蓋折衷之道也翁他所診病及所論証治衆多今頗失之不能以盡録而為歷或在杭或在鄞為帥府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書吏在鄞為帥府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然無謹練達之風雖素業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常議觀美鬚髯双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持保抱不解帶者旬朔及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樂易寛厚務揚人善而恥言其過臧獲有失亦不忍加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於恩意尤至也喜讀章善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顕所著書有竹齋小稾及脾胃後論別譔醫原若干卷議論宏贍未及成子一日

斆抱一翁為醫四十年所其已人病生人之死甚衆人以厚利報翁輒却而不受與之藥即當徒手亦與藥不責其償而濟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衰則所謂有恒者豈近之與傳曰醫非仁愛不可託非熏潔不可信若翁者斆至於立言以垂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徹達幽不失細小備矣豈非宜暢曲解古之良醫也斆

覺智圓明述禪師傳

禪師生於孫氏名文述字無作明之慈溪人也自幼不近酒葷讀書伊吾入口輒成誦既長從師受五經總觀子史百家及去閲佛書忽心融神會恍然如素習人咸異之曰此兒材地如此豈宜處俗為白父母聽其出家度生宛乃往依東皋福昌寺沙門東溪牧公尋事大用諱公受具習毗尼已而游方至徑山謁

元叟端公端有時名一見大稱賞以為有道之器也
辭去又謁淨慈東嶼海公亦見器許異流輩然俱無
所解悟遂杖策東還入太白山之天童見悟石奇公
奇與語契合欲倚之以大其家即令入室侍香其後
平石砥公主是寺又掌藏綸於砥所諸山法侶遂藉
藉聞師聲譽感顧禮迎講出世法會鳳躍山等慈法
席盛行宣政院起師主之俄遷主大梅山之護聖二
剎皆衰陋處叢林儀範多廢缺師至申以約束人人
自律至其為衆說法則脫畧窠臼撥去枝葉使聽者
洞然無疑名緇奇衲風靡而至矣師之名益聞帝師
有旨錫以覺智圓明之號不得辭而勉受之既老退
歸受業之福昌福昌父子傳器仍強師以居丈室時
當田祿之後剏構恢拓師之頗力居多寺既崇成益
遵開山法慧故事接納諸方道俗之至如歸其徒相
語曰此法慧日未也嘗闢一軒於寺左扁曰舒嘯湖
海名流若鄭江恩公月江郎公商嘿予公夢堂噩公
乃皆迎居是軒師事之而師之為方外交翰林待制柳公道傳黃文獻公晉鄉中書
左丞危公太朴著作佐郎李公季和尤號知己年近
七旬益畏煩鬧樂靜退休居花嶼湖之冢問獨與法
孫宜朴俱然猶誨补以精進為佛事天黎明必躬起
禮拜誦持雖祈寒暑雨不懈朴規模之以為常平居
待諸子孫甚嚴及坐接賓客交朋友則津然喜見眉
目抵掌笑語衮衮不能休有問者師曰成就後學不
可不爾若乃滑稽善謔我性實然也師區區顙廣顏面
有孺子色而髮白不剪神觀超詣望之令人意消當
白蓮盛開月色娟好跌坐一小艇浮湖水中如世所
謂須菩提可畫也三山文海郁公以一鉢行四方人

每視其去當為蒼席重輕然獨從師游湖上歎重愛
巒蓋久而忘去於是閱世愈多而情之所及蒼愈淡
乃更求深山密林浩然長往湖上游歌之士未嘗不
投節頓足以想見其風裁師之行也朴請陳蒼中復
為寫照郎怒罵曰身非我有柰何圖此聚沫以貽後
人指示哉及請戴子為贊則又罵曰我法俱空若
等猶以文字為禪耶其痛自韜晦類如此癸丑之春
龍山仲猷聞公自大梅邀君頃還福昌是歲九月示
微疾二十三日集門弟子諭以宗門大事至夜分索
湯漱頰面盥漱更衣端坐謂其徒曰我入滅時至矣或
請說偈辭世師曰豈不聞大梅和尚云即此物非他
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言卒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
六十傳龕五晝夜顏貌如生闍維之日遠近觀者如
堵燼餘輪珠不壞板齒之不壞若四枚靈骨歷於家
出世說法知名禪教云
贊曰臨濟十二傳而至大慧大慧傳佛照光佛淵
翁琰琰傳偃溪聞聞傳雲峰高高傳悅石奇奇而師嗣
奇為嫡子蓋臨濟十八世其孫也嘗兩住禪刹一領受
業事寃觀設施可謂克世其家者矣至於不泥榮名
甘於自放而一談一笑善入游戲三昧卒能蟬蛻生
死著耶明驗雖當法道中微眷牟物故之餘臨濟宗
風豈遽寐寥乎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九

男戴禮敘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鄞游藁

記

一經齋記

一經齋者四明唐起賢教子之室也起賢不以子為無似嘗館致是齋俾與子林相周旋一日喟然語予曰吾僻居東海交際不及於公卿行游不出乎吳越然而日之所及見耳之所及聞亦多矣環海之濵民居職職有資累鉅萬者焉有田連阡陌者焉有家豐祿食者焉曾不幾時其人已死而子若孫不能以久守問其資則庫藏墟矣問其田則易主屢矣問其祿則歸之官矣噫彼之為子孫計者不亦淺淺哉吾年幾五十而止有一息上不欲效世人稍陰產業以為無窮所託在是而已豈不欲

之遺哉頑以覆轍之鑒痛入吾心因取漢帝賢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言名所居齋以勗之子幸為我記其事而且有以教林也予乃作而言曰經者以故世有四經五經以至六經九經十三經之名今起賢以一經名齋其言固有自来然所以教其子者不既狹矣乎徐而思之學者蓋欲明夫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也天理民彝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理於天下而垂之萬世非託文字則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至于孔子而垂世立教之具粲然矣後之學者必將由是沈潛參伍以明乎在我之本然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其為道不既簡且易乎然自世變俗衰為師者不知所以為子弟者不知所學則其求之於文字者乃在乎

訓詁文辭之間是以書愈敏而理愈晦學愈勞而心愈雜此無他蓋不知天理民彝之本然在我而不在彼也學者於此苟能棄其俗學之煩勞以求聖學之簡易則一經既明而諸經之理皆會之於方寸所謂由書而入心而身由身而國而天下追踪古昔有不期然而然矣雖然昔人有三年而讀一經者有皓首而窮一經者亦有白首而不能通之者其用力也深其收功也遠一經之教詎可以易心求哉林也能以而父之心為心而靜以持之敬以存之使此心之神明清虛純一有以為受學之地然後謹之以條約嚴之以矩度大玩經中之所蘊真積力久日就月將異日彬彬而起為國效用雖匡衡以一經致筆相師丹以一經位三公公孫弘以一經處台鼎可馴至矣常公之言夫豈欺

我也我敢以是復於起賢起賢改容謝曰善乎其為言也請書之壁間以為吾兒楷範

春暉樓記

春暉樓者慈溪方君景良與其弟景輔奉母之樓也初景良之父郎世夫人撫其遺孤以立其家業於是景良服詩書之訓成人矣念無以報母之德惟得祿以為養庶可以娛親乃以才謂自效為鳴鶴場司令之寢室之左以奉之扁曰春暉蓋取唐孟東野詩語也景良將以父歲月而傳子孫仲来徵文以記之嗚呼其情亦切矣凡物之自形自色以總總林林於兩間者何莫而非天之所生我天不能以自生而泰代之三川易和之暉露乎而仁天皆其發育萬物固不止乎一草矣且是草物之微乎微若也東野乃獨取之以報夫三春之暉蓋極言人子之不能報其母之德也子不能報其母之德亦猶草之不能報其春之暉此東野親愛之至誠薦為之深口不能言而姑託是以為喻也景良之心其東野之心乎東野不能以自言而託寸卓以喻之景良不能以自喻而假東野以明之其情不既切矣乎詩曰母也天只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景良有焉予於景良無能為役而寸草一心實同有之故因請記既為之文而復繫之以歌曰

春日芳載陽寸草芳芬敷顧瞻斯草芳使我心傷心傷芳何極念吾母芳曷報之德春陽芳煖煖寸草芳馥馥匪春何生芳匪母何育奉吾母芳闢吾居揭春暉芳薄孟模豈人有心芳曾是草之不如

慈溪北行可二舍有隙地曰横塘方氏之族居之方氏避睦州之亂竄海而東適海舟漂蕩至茲所遂留家焉迨今若干世矣其地鹵瘠不毛食雖有山川之勝以来居者附行若止也闢人烟閭閻枕籍方氏益廣第舍治樓居樓成而境大勝前俯平原後臨巨浸島嶼拱其左阡陌亘其右而亲近諸浦淑逶迤南折北匯而入于海如虹飲江而馬奔庶也主人凭欄望遠見海氣騰上與林光山色相白渺乎鬱乎如抹如畫而雲霞風雨之晦明花草竹樹之榮悴四時景物之變皆輸奇獻秀於几席之間則斯樓又勝於横塘矣幸文之旁予来自定川方氏之彦德原數予至横塘徘徊細楼上與之望五墅之山陵闌攬鳴鶴諸峯之秀愛其江山如昨景物不殊而方氏先澤邈乎其未泯寧不悠然而思愴然而感慨然而歎乎德原語予曰斯樓也吾先世嘗以四景名之而未有記其所以名者吾子幸為我執筆焉乃告之曰二氣流行生生不已日往則月来寒往則暑来而四時之景物迭變無窮也以無窮之景物御夫有限之光陰吾與德原其能久樂斯樓之勝乎然天地之造化不常而山川之風氣固在方氏自五代居此上下數百年間故家耆舊謝無復存者而是家子孫獨能世其詩書之業父其田宅之利德原又以純篤之質誠篤之行為邦人所貴重豈非山川風氣之鍾於方氏既云厚矣則夫德原之樂乎是樓也豈止見之一身而已哉不止於一身雖謂久宥乎斯樂可也予東西南北之人其登斯樓固有久近之不同然獲與德

原極幽遐之目空得來之懷亦且不知樓之高身之寄矣紀世德於茲樓使來者之有考尚得而尚辨也哉遂書是以為記

安節堂記

易以明中正之道而中正之在節蓋由內兌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說以行險非節之得於中正乎節之中正而必以安為言者則以四居九五之下以陰而比陽以柔而乘剛有安行承上之象無勉強矯為之意中也正也於是乎守之而可常矣世以守節之女婦況之亦以其安而能常也哉然上古盛世三光平寒暑時天下壽昌民不夭札惡覩所謂安節之事後世聖人憫民生之不遂傷風俗之日偷而安節之名立焉則安節者固聖人之所取而非其所願也憲溪翁氏女自幼恪慎孝祇父母以為賢而選所嫁得同里方君琬生子原三歲而琬卒年少寡居或疑其不能安也翁曰吾聞婦人不事二夫天也今死而遂去之是皆天也皆天不祥死不再適乃益經紀家政夜張燈紡織晝課童奴樹藝歲時奉祀一如琬在時有司上之朝既旌其門寵異之原復為安節之堂日夕奉翁坐堂上食鮮甘炙以享有其餘慶予嘗造焉謁原而拜翁於堂下原徵予記乃為其文曰節有中正之道而中正於人無乎而不在翁之為人婦也亦不過盡其所當守者耳獨不幸安節之名蓋因喪其所天而後著也故人莫不辜其節之不守而尤莫不辜其節之特著翁之安節固可取也而非其可額也雖然節有事之義焉故曰節事又曰安節身翁當踰七望八之年康強無恙而原以高才懿行為鄉之善士原之二子亦

皆循循雁鶩稚緑方來而未艾則其為享也人又何其享幸於翁若是夫斯堂之作當與翁之餘慶同一永久矣作堂者名孫字景淵磐詩人玄英先生之裔名堂而題其扁者鄱陽周太史伯温引揚之辭而記之者九靈山人戴良也

蓬萊山房記

東海之上蓬萊山之陽黄氏世居之黄氏之亮炳文郎所居之西偏闢為一室以領山海之勝右臨波瀾左撫林藤前岡後阜如揖如拱每晨曦東昇文明西出宵乎而列缺倒景泠乎而沆瀣降精青鳥翥祥雲間白鹿走於烟際置罝聲遠邈逐幽意畢來人居其中殆不知有人間世也炳文曰吾之闢是室日與良友勝交昆弟子姓游焉息焉或騁懷以舒嘯或藉目而望遠恍乎忽乎若從赤松子於朱宮黄石君於弊府

孔氏門安期為之後先也因名之曰蓬萊山房門以招賢納士顧請記之生聞而歎曰炳文亦世之高人哉世傳蓬萊方丈瀛洲在東海中列仙居之然人莫有至之者秦皇嘗令徐福采藥其地率亦莫能以至故世之慕清閟而樂虚遠者往往託之以自高若瀛洲之擬於吾儒方丈蓬萊之擬於吾道家異人蓋累累也炳文之先多大儒先生而炳文與諸子又皆世守其業如一日自他人言之飛不欲以吾儒登瀛之事為已任然乃棄此不務顧有取於道家異人之說以名其居室有以見炳文之高風逸韻迥邁等倫比年以來齒益高而操益厲遂悉斂真致君澤民之思退藏於一室邊然與顥氣俱栩栩然與造化游于以超出乎六合之表遐觀乎八荒之外而蓬萊之不可以率至者且在乎室中

矣況其所居一皆岸海而屋其山曰達蓬乘為甚近昔人
求仙歌由之以善達故字其山曰達蓬炳文樂遇真
仙而不得得夫昔人求仙之處則低徊慕戀之不已
不亦人之常情乎抑又聞之古之列仙皆忠孝仁義
之人或有所遺則謫降人間混迹以自晦若炳文者
豈仙之謫歟不然果高世之士也因援琴為越蓬萊
之操而歌之曰蓬山兮戴戴蓬萊室兮山可游兮
室可歌宜於此兮婆娑兮樂只望群仙兮不遠
伊迩朝邦粒兮莫脫疑誓飄飄兮遐舉遐舉兮焉極
返吾室兮聊逍遥以容與遂併書以為之記嘉靖生
別號九靈山人云

愛日堂記

愛日堂者餘姚王在奉母之堂也在痛事父之不逮
乃一其孝於母水漿甘旨之養不遠乎朝夕每歲時
為酒食以召鄉鄰族親坐堂上率婦子弟姪列拜於
下捧觴進壽以娛悅其母心母亦樂其有子也未嘗
不盡其歡適在取孝子愛日之義題其楣曰愛日堂
走書東海之上乞予一言以張之予嘗游趙過其鄉
而辱與在交在蓋世家文冠詩書之澤未泯而先府
君又以文學行誼聞于時至在兄弟既文而且孝而
斯堂之命名又足以化通而慕遠乎也乃獲與執輦
其何敢辭夫愛其親而望其壽人子之心豈有限量
哉然由於天者有不可以必得也得其壽而致其養
其心亦豈有窮已哉然繫於人者有不可以強能也
由於天者不可以必得於是乎喜壽懼衰之心起焉
繫於人者不可以強能於是乎思愛忘勞之念生焉
念生則無須臾之或暇矣此孝子愛日之誠自有所

不能已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而禮所謂日奠而憶
日奉者豈虛言哉在之奉母斯堂也覩日之景高視日之沒而憂子養之不足雖大禹之
惜分陰陶侃之惜分陰不越是矣若此則愛日之名
堂豈不有所示警於在兄弟是不獨在之所當警而凡
上君子之愛其親者皆其所樂道也予故為之記而
併備之辭使在兄弟聽聲踏歌以為其親壽以勸其

歡云
姚之江越之水嚴高堂翼邃宇誰其作之王弘子前
軒後牖形制煥且美升堂奉母母心喜母年老矣時
不與堂標愛日陶孝理兮弟與兄叶須臾離步舁忘時之豫兮歲之徵春黍稌兮釀酒漿
賓客上坐兮子孫在旁母欣欣兮樂康壺綠衣兮進
霞觴壽吾母兮愛日之堂

百猿圖

右趙雍所畫百猿圖一卷所以圖猿之為狀凡百數
形有掛樹仰而斜立者一蹲而背視者一戲而聳折
樹上葉亦或引水欲飲畏縈如貫珠者五左手攀蘿
右手反掬飛瀑者一兩手鉤樹上行復相攜俯掬石
上草者三高懸如瀧踔者一拂臂相頡者二坐而為
子齕蝨者一困卧樹陰者一或頫或墜或蹲或懸或俯
或仰者六首戴子者一聯臂下取澗中泉者三群游
岩前獨樹宛轉相頡盼者四竄身叢竹上下相追逐者十有二往來引子者
三掛枝欲墮者二匿身樹陰者二擁子者一抱樹相
向者二蹴蹋枯枿者五蔽虧僬僥奔者四怒相擊喜相
戲者十擧手觜飛鳶者二寒相附者二凡猿之大者
一百有四黑者七十八黃者二十六其子之戴者負

者行者立者陟者降者痺攙背者舒脾群呼者坐母
者者驚附母懷者走挾母腋者任母背者倚母膊垂
者跳躑岩下掬者出沒崖壁隱隱如畫圖者亦皆曲
盡態可喜而可愕九猱之小者二十有一黑者十六
黃者五而大小之數通百二十有五焉至正季歲予
附海舟南還至四明館人夏妣宜兄弟出此圖以示
予於是重有所感矣嗟乎猱之與猿其形相近也其
擧動相若也然猱之性類乎仁遇豫豬不踐踏見小
草木必環之以行木實未熟則守之猴之為性恒反
是反是則幾於暴矣猱多產之於西川而猴莫盛於
東海予居東海萬山中廣猴之暴而慕夫猱之仁也
嘗杭巨海抵淄水登泰山以望巫峽遡川陝將求猱
之所在而窩目焉然道路阻絶不果也及還四明乃
得是圖而觀之能不有感乎遂從牀宜假之留月餘

九曲山房外記

四明夏贊嘗為予言吾宗之居此也連數歲不振至
吾父而家益落吾母徐夫人佐吾父理家治生力勤
以成立而免流離困踣之患者實吾母閫極之恩也
然不獲享有高年僅及下壽而傾背吾兄弟忍死營
葬地于慈溪之九曲山且於墓左闢屋四楹間將奉
其神而祠焉亦既發引有日而贊也實以金陵之役
勞笑而上道自遷樞至掩壙不得與幸而獲保首領
以歸而吾母之入土久矣每歲時偕吾兄弟省墓下
退即其祠而泣祭焉未嘗不傍徨頽慕以抱恨於無

林宜請予題其上故為記其形狀與數而歸之且懼
觀者之不審也或至目猱以為猴因併著其外同而
內異者如此柔兆敦牂之歲良月朔日記

窮先生幸賜一言跋于壁既以記其祠而且舒吾之
恨也予聞其言而悲之因思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約
之中故自命士以上家必有廟庶人無廟惟祭之寢
後世定為祠堂之制上下同之而先王禮意行乎其
中墓之有祠豈亦緣情以起禮若歟雖然是禮之文
也若其本則孝而已矣夫孝子之身親之身也親有
難則死之蓋以親之身重乎已之身也贇以其父魯
肆於金陵生死未可知即釋毋窺代之行是代父以
死也代父以死者孝之大而禮之本也盡事生之道
斯盡事死之道贇盖務本以致茲文乎今世富貴家
之葬其親也亦莫不有墓祠以寓其哀敬僅一再傳
莽焉而丘墟者有之無他子孫去禮之本而失之也
今贇盖務其本以俟夫後之人吾見九曲之祠傳之
世世而愈固矣人服孝德天降之福其夏氏之謂乎

紹興之志者皆有徵於斯言哉贇之兄曰賛弟曰貞

曰贇曰賛俱有孝行可稱而貞善詩徐夫人之年壽
孝慈又是祠營建之歲月已具見楊君所為祠記茲
故不錄錄贇請文之語以為外記云

春風堂記

四明羅雯士家有春風之堂子孫聚居其中三世矣
雯士之子廉請文以追記之予謂記堂之成可也堂
成已久何以記為廉曰吾先子之所以垂休委祉者
蕪其在此不可以無述也乃徵名堂之義而為其文
曰羅氏祖於七世祖以鎮東節度推官攝四明之慈溪令
遂留家焉盖當五代之際兵革未息盜賊滋熾羅氏
獨能脩其孝義於家庭之間歷宋而元世濟其美至
慶士兄弟五人復以高年耆德薰為太和浙東部使

者上其事于朝而旌異之朝野諸鉅公咸為詩文題詠傳觀遠迩亦盛矣哉夫處田野楊聲譽籍然為當世所推重者非祖宗之積累則其力行之所致也今觀羅氏以春風名其堂豈不然哉蓋嘗論之春為四時之首而風者大塊之所噫也以言乎天則陽剛之所以資萬物之生者此春風也以言乎地則陰柔之所以資萬物之始者此春風也以言乎四時則萬物之所以長育而凝成之者皆一春風之所為也人能順天以成功體時以成德則大和在身無虧無間雖富貴煊赫如驕陽之在夏而春風之融於吾心者不得而屈也雖貧賤震凌如寒雪之在冬而春風之煦於吾體者不得而移也風無一日之不春則身無一日之不和羅氏累世以

即以孝義維其家而處士兄弟又能老而知德協和於骨肉則是祖父子孫同一春風之和矣春風者何仁焉而已尒仁者人心也親親為大此處士之名堂所以垂休委祉於後人也與康之兄弟與其子姓日登是堂涵濡乎孝義之中鼓舞乎大和之內有以知昔日之春風在羅氏而不在天地在累世而不在一時而仁之為用大矣噫不有作也孰能述之處士之裔人其毋忘尒祖名堂之訓哉

戴氏祠堂記

人之生也自父母而兄弟其屬為甚迩其情為甚密退視其子姪則已有間矣況群從以降愈遠而愈疏者乎處愈遠愈疏之勢而能視遠為迩視疏為密使有以一其尊尊其敬於先世非尊祖敬宗之君子莫能也四明戴氏世居鄞縣之桃源族稍繁衍至茂凡

弟而家益裕乃營祠堂正寢之東推從姪莊為宗子
中設四龕以奉宗子之四世而以政為繼祖之宗已
為繼禰之宗各奉其主而位以昭穆其旁附者亦隨
其宗以分別焉四時祭饗如朱文公所著儀式而
參諸世守之舊牲殺器用之費之不繼也復與弟外議置
有無必豐必潔且懼嘗祖敬宗之君子哉昔者先王建
田若干畝歲入其租而令子弟輪掌之因編其祠曰
國命民以報功德之臣謂其子孫衆多不可無維持
永思介同郡陳君撝來請記撝嘗客授其家以相成
之法也故因其嫡庶親疏之分為之大宗一以重其
乎是舉故具以顛末語予俾志書之以訓其後人嗚
本為之小宗四以聯其支此功臣世德之家所以主
呼若茂者殆所謂尊祖敬宗之君子哉昔者先王建
祭祀而統族人者也古既遠矣子孫舉為墟無所治
國命民以報功德之臣謂其子孫衆多不可無維持
之法也故因其嫡庶親疏之分為之大宗一以重其
本為之小宗四以聯其支此功臣世德之家所以主
祭祀而統族人者也古既遠矣子孫舉為墟無所治
別之大宗固不可行矣若繼高曾祖禰之四小宗豈
豈不得而行之乎近世士大夫家或未暇以及此而
茂能行之新其祠宇脩其禮物以主諸群從之子姪
何其有合於先王制禮之深意哉彼之各私其親視
先世而邈如者聞茂之風亦可少愧哉雖然禮非一
家之所宜也雖而放諸一鄉而準放諸一邑而準放
諸四海而準茂之後人苟能守之而弗墜將見遠近
之人皆来取法則宗法之行必自戴氏始矣詩曰永
言孝思孝思維則名祠之義其亦有在於斯乎故予
既勉其後人又以告世之好禮者

二靈山房記

蓄之名山水不可以一二數而二靈為最奇東湖為最奇東湖之
名山水不可以一二數而二靈山房則
又得夫二靈山水之最奇者也山有二靈寺即寺右

無為山房寺與山房皆因山以為名而寺乃宋和禪師講道之處山房則今太沙門天淵潛公之所居也天淵自萬壽退歸已逃隱此山是時山房未成二靈山水未見其為奇也一日命僕人刺篠篁為新蒸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且鑿東壁為牖以通明於是山之方成而境始奇蓋東南諸山踊躍奮迅北走而達于湖若奔馬之飲江若游龍之赴壑其旁群峰羽翼乎茲山者亦皆效奇獻巧若翔鳳之展翅而衆鳥為之以練帶巉然灣然如拱如揖凡境之最奇所以接乎目而交乎心者舉入乎山房矣天淵置圖書几研供張諸物於其中客至則相與倚欄而立縱目以嬉不知日之將入但見澤氣上騰與林光山色相搶並燄芴浮白仌合乍斂忽翁蕩漾已而皓月橫射庭隙流水下澈影動虛櫺悄骨凄然神悅不類人間世此又一奇也山之境信奇矣然必得人焉而益奇向非天淵之居也是山庭宇不過一廖區耳天淵至而山房之名然後里邑之人慕天淵之與聞天淵之名者又皆往游矣四方之學者皆往游矣後來繼今聞風而興者又將若是而山房之境遂傳之以不朽斯其為奇也顧不益大矣乎噫此予所以慶二靈之有遭而山房之記所為作也或曰學佛之人不三宿樹下蓋懼其有累也天淵知人間情緣之為累故棄之而學道知宗門荷負之為累又棄之而閒放今以一奇境之故而眷眷於山房如此庸詎知是事之非累乎嗟為此說者非惟不足以知佛之矣天淵悟心乎空空色而超神乎幻有其於山房之奇境猶太虛空之容物明鏡之鑒妍蚩而未嘗有意於

容與鑒也目之所見累足以累其心哉且見者我也境者物也我為能見物為所見苟物我兩忘能所俱泯則累惡乎生山房之不為天淵累也久矣於是或人頹予而笑曰顧因吾子從之游遂併書之以為記

鄞游藁

序

鶴年吟藁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以與邶鄘曹檜等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而西北諸國如克烈乃蠻也罕可温田田西蕃天竺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貢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謂馬公之詩似商隱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此三公者皆君西

北之遠國其去豳秦蓋不知其幾萬里而其為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鶺鴒亦西北人其視三公差後起家世以勳業著而鶺鴒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鶺鴒矜洎然無意於仕進九幽憂憤悶悲哀愉悅之情一於詩焉觀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雄渾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苦尤在於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閔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洏之橫流也蓋其音節格調絶類杜子美而措辭命意則又無得我朝諸閣老之所及嗚呼若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鶺鴒者豈向所謂三公之流亞歟然三公之在當時皆陞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言辭鶺鴒

遺夫氣運之適衰方儀海隅為此辛苦無聊之語以自展其能知注意之深用工之苦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鶺鴒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康寧方絶域之詩亦得繫之天子之國而所以善明王化民俗之盛者將遂泯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乎予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鶺鴒者鶺鴒與諷詠焉耳鶺鴒之清節峻行已具載高士傳中茲不復論也

四明袁氏普圖序

異時文獻之盛稱東州文獻鄞為盛而袁氏又鄞之最盛者也袁氏之居鄞者三族曰西門袁氏曰南袁氏曰鑒橋袁氏鑒橋袁氏有象齋潔齋二先生者以風節行誼為時所敬仰南袁氏有清容先生謚文清者以奧學雄文為世所宗師而西門袁氏則有

名鏞字天與者其以忠貞節義著聞于時鄉人士至今口之不置鏞之四世孫珙與予善示予以先世譜圖予受而觀之為之歎息不已表盖舜之後也周封其裔孫胡公滿于陳滿之十一世孫諸字伯爰子孫以字為氏代有顯人曰涝曰安俱為漢司徒曰涝曰安俱為漢司空曰恕已相唐中宗曰滋宋為僕射曰昂仕梁為司空曰恕已相唐中宗曰滋相憲宗其他為執政為侍從為制帥為郡為縣者多至數十百人趙宋渡江曰子誠者自南昌居鄱為臨安知府遂居鄞子孫四世皆大官至鏞以進士死國難而族稍徵自是而後獨以儒世其家恂恂自檢束學者稱之曰菊村先生珙蓋其冢嗣也讀父之書蚤以才名為諸公所器重今又佩服父訓取其所次譜諜圖而衍之深得一本合族之道此予所以觀其書而歎息也嗚呼世之氏族孰非古帝王盛德之後然歷世浸遠支派日分盛衰隱顯之迹有不齊矣死生患難慶弔收恤之禮不能以相及矣同氣相視如途人矣是故無譜非賢子孫莫能修也有譜非賢子孫莫能傳也珙亦表氏之賢子孫哉自東漢至趙宋上下數千百年蟬聯奕葉而文獻足徵矣柰何自鏞死節之後子孫僅守儒素雖珙之賢亦且浮沉于時不克大用豈天益遠其世以昌其後人乎傳曰公矣之世必復其始未有先世德業深厚而其子孫不繁衍盛大者也今珙率其宗族子姓覽譜圖之相續志先德而益勵西門之族其可量也哉

遯齋小稿序

遯齋小藁若干卷定海縣尹汪君所著君家建德之淳安至正辛巳秋以春秋試浙闈僅中乙榜考官翰林待制柳公有遺才之憾因上言行中書特署冊陽文學旌之君自冊陽入官其後昇教鄉郡辟湖東帥閫攝令鄉縣皆有美譽訖及官定海五載而善政益著飢者飽之逃者復之抑者伸之媚學者知所習行義者知所勸已而德溢化流旁及異類龍以靈而應禱虎以暴而懼誅史人紀諸傳大夫士詠諸詩至其為文則以理為之體以氣為之充以學為之輔其小篇之瀏亮若宮商金石之相諧大篇之浩汗若水之輸海若雲之興泰山而議論之高潔矩度之森整又若奏韶濩以破桑濮之音用孫吳以擊虎豹之陣恢恢乎其有餘也井井乎其不亂也於是碑銘序記書檄歌詩等作皆分秩成秩其子明復持以詣予請為之序予既受以伏讀歎曰夫宦文學政事之殊科而世之學者多偏於一長能文辭者或嗇於為政善政治者又或於文章家有未暇焉故漢之文名不在於龔黃而唐之政聲不盛於韓柳其所由來遠矣君以諸生起家歷膺民社之寄德刑政治亦既馳譽一時又能存心藝苑揚聲士林庶幾作者之流亞可謂兼有二者所長矣昔者仁廟設進士科以取士或病進士之無實效也仁皇則曰千百人中豈無一二能文字求之仲淹者乎使君於此時獲掇巍科以大其所用豈不有副神聖之所望乎此予序君之文必有及於為政之大畧者蓋將使後之人知君為有用之學而不可徒以文字求也君名汝懋字以敬遯齋其學者所稱故以題其藁云

禮學幼範序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為內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於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為曲禮一篇正其幼稚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後學者頗難於致力遂取篇中凡為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於總言禮之本原則又別自為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注語及瀟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閒有未安則之以己意合為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予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揉木以為範治人之治金也必捜土以為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家範至其為子弟為女婦也則又有師範女範之教焉有以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無賤必資範而後成況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禮講而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可獨無說以為之範哉此禮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世之遠當與朱子小學相為終始云君名汝懋字以敬官至定海縣尹

深衣圖考序

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為以深名以其為制之深邃故取以名也取其圜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裳之為三才而卑之為三極也然則烏乎服有虞氏深衣以養老諸侯大夫上夕深衣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禮所以辨貴賤決嫌疑何獨於深衣焉一之蓋是衣也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於擯相可以用之於軍旅而又可以常服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於常服此制之所以久失也制既久失則圖考

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曰記有深衣篇而諸儒論之備矣何有乎圖考圖考之折衷於諸儒其大節有四謂續衽為連續旁縫鈎邊為左右交鈎則以蔡氏之說為當守而楊氏方氏以襟為衽司馬氏以裾為衽呂氏陳氏衣裳各有衽之說皆非也謂方領當脩頸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注孔疏為可從而司馬氏別施一衿映所交領別為一物折之領上與夫交領直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為總言帶辟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為可廣再繚四寸為總言帶之不可以不作也或曰朱子推而注疏家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之言皆非也嗚呼此圖考之作家禮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則彼皆非歟朱子之家禮多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者之失已不暇詳考而精求是宜家禮之難敷已圖考烏乎祖祖之經也祖之經則諸儒紛紛之議可得而折衷矣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無說混淆折諸經圖考有焉圖考孰作睦汪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

越人良也

東山賞梅詩序

戊申之冬豫章龍君子高偕慈溪桂君彥良王君彥貞訪沈師程氏于東山已而錢塘劉君庸道及一二士友亦來冒時東山梅花盛開翠翠深深徑路師程置酒花下邀諸君子賞焉酒且半龍君請即席賦詩以東閣觀梅動詩興為韻各賦古律一首輯為一編而盧其首簡儆予序嗟乎花于窮陰盛寒而不與衆卉爭榮者惟梅為然蓋其色能受變香能冒清而操能立獨有仁人義士之高致諸君以之而賞愛宜也雖然使其出處去就之際一或有戾於是梅縱徙而賞

之而是梅不為其賞矣今夫諸君子若固世所謂仁人義士而能受乎變處乎清立乎獨有凌寒之態無爭榮之思其於是梅乃嘗交而凡之者矣師程之嘗也非嘗是梅也蓋所以嘗諸君子之高致也然則師程亦是梅之知已歟梅若有知當亦為賢主賓一索笑也

書畫舫讌集詩序

歲己酉十月初吉予偕天台毛雲莊出游慈水之上主東山沈師程氏于時東平李先生元善四明桂先生同德錢塘錢君明遠劉君庸道及諸能賦之士咸在焉明日師程之友羅彦直氏邀予與諸公列飲所居之書畫舫鐏俎既陳羣芳載獻載酬而李先生攝衣以起執爵而謌衆賓交倡迭和愉愉如也洋洋如也酒既闌先生復請座人各賦古律一章章十二句以程伯子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為韻序其事齒而先後之合詩凡十四首亦既繕寫成卷彦直徵予為序引予讀詩至伐木之篇於是知古人之於朋友未嘗不假酒食以相樂自今觀之不曰寧適不來徵我有答則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夫酒食之徵固難則以為人之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皆有大故而或始於酒食之不施以廢其歡心故我於今惟知具酒食以相樂也酒食之徵不施亦徵過耳於過之徵而猶不敢有則其大者可知矣嗚呼此羣朋友之要道而詩人所為拳拳者也彦直之為是飲其殆伐木詩人之歌之於其前後率在座諸公賦之於其後亦可謂得夫是詩之遺音者矣予既嘉彦直憂朋友之有道而又美先生之能兩盡其道也

於是乎書

脾胃發論序

昔者黃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為之本伊尹之製十大方以守中氣為之先艸和之評三部脉以得胃氣為之主蓋脾胃居乎人之中而土配之自餘四藏則分居於上下而為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資乎土病則木火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之邪傷乎人之上地之邪傷乎人之下而中焉之邪人所自致者焉中而不傷雖有天地之邪且無自而入之則脾胃者豈不為百病之所始哉脾胃為百病之始世醫不能辨之久矣至金李明之始大明斯理著為脾胃論一書蓋傑然於當時者也然其所言止及內傷之一事其他諸證則未暇以詳及永嘉項君彥昌自桑盛習醫得外大父杜曉村之家傳後聲明善歸先生於越上公父戴先生於金陵而又師事陳白雲為最久遂以所聞於諸君子與平日之自得用之而有徵驗者作為脾胃後論若干言凡內外傷之有關於脾胃而為病者莫不條舉而縷述之仍以對病之方與夫臨時加減之法系于后信有以補東垣之未備而衛生家可一覽而見矣彥昌與余交最厚因聘至海上乞一言為敘引竊謂醫之為學自唐令列之執技之流而吾儒罕言之世之習此者不過斷斷焉知守一定之方書以華其病之偶中不復深探遠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迭起而發明之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遂或徒誦一家成說以為高而又不能博極群言采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屏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為患

及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聖賢惠慈生民之本意哉彦昌家故業儒而其所與游者又皆世之大儒先生故其為醫自素難諸經而下無言之不習無理之不窮上既明夫陰陽造化之精徼下復究乎論治之權變庶幾一掃二者之弊而為醫家之大成所論為羽翼以古今名方為格法正而不迂奇而不詭博而無餘約而無闕是殆識証之元龜治病之指南也敷序而歸之余固不能而苟辭也彦昌名昕博學多能雖音律繪畫之事亦皆優入閫奥為世所稱云

孫氏瑞萱堂詩序

為溪孫氏母寡居有年二子曰綸曰事之能盡孝於是所植之萱有冬榮而茂盛雪中介然與松竹梅三者爭奇而並茂有類乎婺母孤子之抱鄭處晦超越乎流俗而其風節有不可及者且是萱也一本而兩花當瞻芳合秀時經與綸朝夕侍母行堂上徘徊頡頏瞻豈不亦曰吾母其本也吾兄弟其花也兩花同出於一本則吾兄弟弗可以相遠也弗可以相遠則圖報於吾母也其幾矣昔者詩人以棘心夭夭母氏劬勞白華不聞有感應之異勞而子孝則是萱之在孫氏宜詩人猶取之以況母勞乎諸君子言之不足而再言也孫氏兄弟當益封植茲卉毋若世人之剪其枝葉以戕其本相則庶乎作

者之微意焉詩文凡若干首請以是序之

求我齋文集序

昔人謂文章與世相高下然亦恒發於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以鄞一郡觀之其地環以大海而四明驃騎諸山往往趨海而盡士生其間者率偉茂博洽有古作者之遺風由宋而上固不必論國朝以來踐敭清華出入禁近所以啓宣皇仁黼藻休光於無窮則文清袁公其人也託迹丘園淵懷則敬舛程公其人也於是以道鄭先生之出實與二公相先後朝講夕辨學日以肆自經史傳記諸子以及天文地理曆筭兵刑食貨盤卜釋老之書罔不悉究其所為文章雖不盡守近世師儒繩尺而規模論議要不隨人之後至其住處自可追配古人嗚呼世若先生者豈非有得於山川之所發文獻之所傳而致然耶先生且沒其子勵奪其所著求我齋集三十三卷示予俾序其篇首先生生於名郡負鴻厖之質抱經濟之才而陸沉于時窮烟霏以屬泉石年過五十始用薦者為衢州路龍游縣教諭到官未幾即棄去其後天子遣使經畧南方使者至薦舉先生登州路教授執政有阻之者久之乃改處州而先生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試而於文章曾不及從表公之後以大其制作碩獨於程公為有合焉此子所為拳拳數息而不已也雖然文所以載道而道之行於身者自有在不必施於事業著事過則日忘千百載之下所可託以不朽者獨文章而已向使先生裕於彼而嗇於有其實而弊其名者宜有後駒與二弟曰真曰騏皆明經善文克自樹立以繼承先志天其昌先生之後

以永其休聲乎然則先生之所託以不朽者固不止乎文章而遂已也先生諱覺民字以道求我齋其自號也年壽本葉具見前太史危公銘墓茲辭此不著

錢氏三樓詩序

定海縣北行八十里地瀕大海境接平湖山勢周迴風氣鍾密是名鳳浦里若錢氏居之蓋三世矣姓年嘗構新堂據夫湖山勝處丁未之冬伯氏孟禧復旁起一樓翼乎新堂之左其弟仲仁亦於其右作樓以對之季高又樓於東南以與堂左之樓直左樓扁曰攬碧右樓扁曰攬秀而東南之樓則以玩清名焉是縣游居之彥咸為賦詩以詠三樓之美觀仲仁虛其首簡俾予為之序夫所謂樓碧攬秀玩清者李太白之詩云然也太白以天才冠世不得志於朝思欲放浪江湖之上浮游山林之間而為是說憤自遣之辭仲仁兄弟既有湖山之勝而曰秀曰清者且曰接於其目亦何慕夫太白之所詠而必湖上之碧山芙蓉之秀色與夫松月之清輝是尚哉然借碧山以為樓息假芙蓉而結攬託松月以愛玩吾之山即太白之山吾之心即太白之心於是乎自登三樓翱翔萬物之表憑虛馭風飄飄然有神游八極之意宜乎若挾群仙而上下則游以慕夫太白之謫仙者又可拘拘以名實求哉且予聞之東海之上有山曰蓬萊山之中多樓居古稱列仙之所舍錢氏去海僅咫尺家之後山為達蓬萊則仲仁兄弟之三樓固與安期羨門王喬之居相掩映而謫仙人不在於太白而在仲仁兄弟矣況仲仁詩人也詩人見景而生情觸物而起興興盡則情盡情盡則人景俱忘忘而所謂詩中之仙亦且兼太白而有之名樓之義

夫豈有悖乎哉予喜錢氏之有是三樓也又愛其命名之適合故爲序諸篇作詩之首云

夏孝子詩序

孝敬成而人倫厚人倫厚而教化美風俗移詩之爲教然也予讀夏孝子詩於是知南陔白華諸作未嘗亡而先王之遺澤至于永久而不泯矣初孝子之父文德君當大德中轉粟以供京師亦既浮海而北舟至海津鎮文德君溺焉時孝子在側郎倉皇莫救躍又洪波戴其父以出文德君得不死而孝子以力竭沉水舟人求之弗獲人皆普嗟歎稱之曰夏孝子歿後三弟追痛其兄之死孝也益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而食同爨有司上之朝旌其門曰孝義之門而東南之言孝者歸夏氏矣於是一時大夫士相率賦詩以歌美之孝子之子樫將鋟次以傳請予爲之序

天之生斯人也孰不知孝其親哉而夏孝子之名獨聞鄉邦稱之士君子信之四方傳之豈天有私於夏氏而致然耶何其久而益聞也夫父父子子當安居無事時晨昏有定省之禮焉冬夏有温凊之問焉飲食有甘旨之奉焉固未知何者爲能孝也不幸而有禍患之變倉卒之來委性命以求遂決死生而不辜而有知有父子之親而不知此身之爲重然後能孝之名立能孝之名而世教於是乎興矣嗚呼此夏孝子所以有閔於世教而諸君之詩將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者也南陔白華夫豈有二道哉雖然以予觀於夏氏之事於孝子之啓於其前者如此後人之繼之也如彼朝廷又從而寵嘉之旌異之他日當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紀之汗青垂之千古者諸詩之作又特其一事耳庸因請序姑志歲月于

菴端以俊孝子名永慶字章甫四明人

贈醫士周原啓序

金源有國時醫者三人者曰劉守真氏曰張子和氏曰李明之氏守真子和氏營金之盛然且地有北方風氣堅勁而稟受雄渾飲食充厚而保養慎密故其治疾也每以大實大滿視之而用瀉法以攻其有餘明之則當國勢向衰師旅饑饉相尋於邦域之中其人多憂慮而氣耗矣故其持論每以固根本為重而用補法以助其不足三人用是咸擅名於其國元之混一三人皆已物故而所著書始見稱於江南讀其書而得其學者惟金華朱彥脩許昌滑伯仁而彥脩伯仁之於醫以人之有餘也則用疏利之劑以瀉之凡之不足也則用温平之味以補之蓋稱享三人之意而不滯於一偏者也由是彥脩伯仁之名日重於當時

[illegible]人之在金若無異焉者淵源之[illegible]何其盛哉予來越上見越之醫者聞三人之風[illegible]掌抚腕爭起而用其說然求其不誖於補[illegible]如彥脩伯仁者曾不一二焉蓋亦難乎其為術矣暇日與諸公論至於此未嘗不為斯世有疾者憂之乃言其郡有新進之士曰周君者多讀三人之書其說亦時時及補瀉之法苟遇外邪則先攻而後補遇内邪則先補而後攻郡之大夫士及民庶之家用之良驗予喜而詢之則予姻原啓也蓋原啓生長彥脩之鄉嘗私淑其所學其於居越也又密迩伯仁所寓而獲親承其指授故其往往與他醫異嗟乎醫而若原啓者亦豈苟然也哉他日擅名於一時又將與彥脩伯仁相先後矣故書因是而歎曰昔秦越人非遇長桑君則不能明見五藏郭玉非得程高為之師則

不能伎盡六徹世之言鑒者人擅其業家有其書而
授受無聞焉其視原啓何如也予與原啓別且二十
餘載而不意其於鑒也如是之精到故因兒禮過門
使伸紙和墨書此以為贈異日臧舟一見又將求原
啓徵之

送秋崖講師住贛救詩序

鄧之沙門曰旻公秋崖疎通而粹美精深而敏慧嘗
以叢林妙選入延慶為職首延慶乃一郡望刹之冠
內而眷年宿衲外而達官貴人莫不動雲集有摩
而踵接秋崖佐主僧從容酬應執幸務迎當世故艱
難之際宗教陵遲之餘而能牧衆作道作大佛事如
一日秋崖陰相之力居多於是行業日益著譽望日
益隆諸山咸願迎禮請詩出世法會資教法席虛遂起
秋崖主之道俗聞皆咸謂秋崖吾剎之福田其可終
聽其去也予解之曰秋崖苦海之法舟又可潦潦然
於一剎乎且資教為寺與延慶相伯仲歲月之久發
為荒丘秋崖於世有勝緣他日幻頹址為化城易朽
敗為丹碧而着年宿衲之棲息達官貴人之游從當
復如延慶時矣豈不盛哉況是處山水甲諸方望春
白鶴乳泉之清淵磅礴而麟積焉祖謂縈玉曰山水
之秀可居後當益汝道氣秋崖是行又將有得於此
乎秋崖行矣予亦幅巾杖屨從入此山以終老矣秋
崖倘不以予為可棄相與登高臨下坐苔石以望白
雲濯磵流而聽清籟庶幾舒徐容曳之情勝賞幽尋
之趣猷飲於平生矣秋崖亦有以念之否乎於是道
俗之挽留秋崖者咸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別之思而
書予言於首簡

重刊禪林僧寶傳序

禪林僧寶傳者宋宣和初新昌覺範禪師之所譔次也覺範嘗讀唐宋高僧傳及道宣賛寧文陋而識暗其於論述凡經行諸方見夫叢林大秀傑之衲能祖肩以荷大法者必手録而藏之後居湘西之谷山遂盡發所藏依倣司馬遷史傳各為賛辭合八十有一人分為三十卷而題以今名上下千年来南北興在在熾然是書之存十不一二南宗定公時住大慈名刹慨念末學晚輩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取其書重刊而廣布之且以庶文屬予俾書始末傳之永久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言為尚書事為春秋遷蓋因之以作史記而言與事具焉覺範是書既編五宗之訓言復著諸老之行事蓋聽言以事觀覺範遷之矩矱矣而或則曰遷蓋世間之言覺範則出世間者也出世間之道以心而傳心彼言語文字非道之至也於此而不能以無滯則自心光明且因之而臻玄歎其於道乎何有是大不然為弗氏之學者固非所言語文字以入道而亦非離言語文字以入道觀夫後上西竺東震諸師固有兼通三藏力弘心宗者矣若馬鳴龍樹永嘉圭峰是也學者苟不致力於斯而徒以撥去言語文字為禪冥心默照為妙則先佛之徽言宗師之規範或幾乎熄矣覺範為是懼而刊布之欲使天下叢林咸法前輩之宗綱而所言所履與傳八十一人者同歸於一道則是書之流傳豈曰小補之哉傳曰鮑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後之覽者勉之哉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一

男戴禮叔議類編
從孫桐伯初同編

鄞游幕

題跋

余翁公手帖後題

至正丙午秋良輿臨安劉庸道同客四明一日從庸道閱篋中舊書得余翁公所遺貢尚書帖三讀之益不知涕泗之橫流也初公令淅東廉訪時良輿進拜雙溪之上而師焉而問焉於是知公學問該博汪洋無涯其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譬譬若珠比綴列為文章操筆立書未嘗起草然放恣橫從無不如意至古詩詞尤不妄許可其視近代諸名公蔑如也他若篆隸真行諸字畫亦往往深到有漢晉作者之遺風嗚呼其盛矣受自淅東謝事居太夫人憂于合肥淮南盜起行省強起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會

功至淮南左丞當其圍守時以孤城抗賊者幾十載
其後援絶食盡猶七戰兩月城始陷死之
朝廷贈公憲誠守正精忠亮節功臣榮禄大夫淮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魯國公謚忠宣立祠
以祀此帖作於守安慶之三年帖中云從軍雖極勞
瘁心甚安之則公之捐軀報國蓋素志然也或傳公
死之日神降于私第之前庭曰我有易說爲賊中其
小校所得當取以授吾故人其使刋之時公二子已
遇害妻妾亦投井中死是書之存否皆不可知公在
浙東時有所著易說五十卷良嘗請以卒業公曰天
假數年所見當不止此他日相示未晚意謂即此書
也帖中猶欲就閩物色易書三五家以爲亂思遺公
之計則公於此書没身而已矣公與尚書公有同
好時時鄭重以此帖寄之後五年尚書
下世袛回墨林道以良嘗出公門下俾跋
左方昔尚書公之在閩也見公之遺事志以二十九
言曰公之行不愧乎董賈公之忠烈不讓乎張許其
文章可以建班馬而繼韓歐善言公者無以易此矣
良復何云哉公唐兀氏諱余闕字廉心元統癸酉甲
科進士其歷官次弟言行政治具見國史此不著九
月朔日門生良謹書

跋錢舜舉所臨閻立本西域圖

此吳興錢舜舉臨唐閻中令西域圖中令藝絶古今
張彥遠記歷代畫藁為上品而西域圖實在所録也
蓋當是時天下已定而外國初入貢故詔中令寫外
國圖而於西域則奉詔取上進廬陵令張達導
藏廬陵王侍郎家大觀間
輩竊取摹之於是有摹本彥遠又云當時王知慎

嘗一摹搨而海外高麗等國往往有唐摹則此圖之傳世非特一本矣弟不知聲舉所臨者果自真蹟中來耶抑亦摹本之所出耳因茅元禮斐至求題姑志所聞如是博雅君子必有能誌之者

跋孫伯敬所藏十八學士圖

宋徽廟居東宮日嘗親洒宸翰畫唐十八學士并書姓名序贊以賜近侍張公灶夜靖康初張以南道總管領兵勤王其子慈甫從行慈甫之妻攜是畫南來有挾勢力索取之者令作贋本遺之丞相李公綱為製頌序乃以為閻立本所畫裝頌亦立本所贊而御書十八人姓名刻之豫章者即其本也張婦所藏真蹟後為參政樓公鑰家所得樓為天台倅時刻諸公廨中則天台所刻本視豫章刻有真贋之不侔矣石刻之在當時已難得其真蹟此況千百一見於絹素者乎

有元裕之張仲舉題識蓋京師達官家故物猶兄弟購得之信希世之奇寶也幸謹襲藏以俟博君子鑒定焉

題貢尚書二詩

尚書貢先生晨坐公堂及公館夜坐二詩甚有陶韋思致予時病脾踰月偶讀數過不覺栩栩然去體乃知檄愈頭風古誠有是事哉

題貢尚書手帖

右玩齋貢先生與劉子明都事手帖言令子學參造益且留此後遣其田所謂令子即庸道也去之十有五年而庸道遂以文學知名為貢門高弟使玩齋而在則待庸道當益孚不異韓昌黎之於李翔皇甫湜矣

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陸文安公之學曰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工不必循序為階梯而必悟入為究竟所謂傳心之學是已斯學也江右諸公多得其傳浙水之上傳之得其宗者惟楊文元公文元官富陽時獲見文安而遽拜焉立談之頃即領道要故其所就卓卓視文安有光文安此帖有家之興替在德義不在富貴之語蓋亦心學之所發耳文元書之必自厲且署門人楊某于後非有得於心學之傳者若是乎夫文安之學聖人之學也韓子謂求觀聖人者必自孟子始予亦謂求觀文安者必自文元始師程知慕三公取其言與字畫信而表章之是亦文元之徒也歟

題劉庸道浮海百韻

普予觀木玄虛海賦每疑其言滕薛漫漫不可端倪及以王事杭海目商而北通黑水羊水之墟入于四海天之浪浴日之波有吞江納漢包乾括坤之勢然後知玄虛之言為可徵非善於詠海者不足以及此吾交庸道浮海百韻詩於是又知有庸道者也玄虛之賦與海同其大而庸道之詩與海同其深其深皆海之為體然也兩人之所作相學為不朽矣雖然後之觀此詩者苟不親涉其境以求夫大與深者而目擊之亦未必不以予之疑玄虛者疑庸道焉溟鵬井蛙夫亦以其所見有不同耳妄議詞章者尚戒之哉

跋孫伯霄所藏絳帖

唐太宗購求前代法帖刻版藏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者詔賜一本謂之官帖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所賜帖摹刻二本一置諸郡一藏于家自此法帖盛行于世今所取重者絳潭二郡及兩劉潘趙四家所刻

凡六本自餘無足觀矣然求其所從來亦皆官帖之
苗裔官帖不可得下此惟絳帖近之蓋其華潤有向
神氣動人非若他帖之枯瘠也此本蓋是絳帖無
疑但其紙墨俱舊裝潢亦甚精緻誠可寶也二十年來
禍亂相仍在在兵起士大夫家所藏舊物羽化殆盡
而孫氏兄弟乃能保有此帖於分崩蕩析之餘神物
若此固有默相之者然是家遺澤亦可見其持久而
不泯矣子子孫孫尚永寶之以無忘前人玩好

跋脩禊帖

右軍蘭亭帖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
定武本為最勝然世之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
元延之謂瘦者為真武定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
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真偽甚為當世所推重
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知此帖之有數本也

一類瘦者其一差肥使二公而在當必互有所稱許
矣董家尚寶藏之他日子孫有能書者當推此為書

跋黃庭經

黃庭經為王氏父子所書者皆不可復見宋儒評其
小字殘缺者蓋是永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
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祕監稱其溫潤可
喜當是世之善本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
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輩復生當必能辨之矣

跋黃庭經

後東方朔畫贊是吳通微所書觀其遣筆
黃山谷謂東方朔畫贊是吳通微所書觀其遣筆
結體絕與逼敬黃庭外景經相類山谷一代名人其
論此帖猶稱疑而不敢贊後學尚何言哉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前輩論逸少筆迹真者當祖之臨若置子之既鏽之石而又摹臨之若其爲僞猶近繇此益遠矣文敏所臨本豈爲之近者并耶然世真爲希相半此本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德平交善故書以遺之奉化陳士申慕袁原道皆德平姻家子原道得之於士申而士申得諸德平前後相傳不出他族其爲真蹟無疑矣原道與弟原理皆善書其必知所珎矣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

元德騎鯨上天六七年矣平生詩詞流落人間者六丁取之殆盡獨此三詩猶爲其弟鶴年所蓄鶴年臨之爲卷且追書和荅之作併題四韻予後予得而之於是知二君之詩爲足傳矣元德曲進士起家嘗掾南臺宰定海守奉化昌國皆有善政可紀鶴年當武昌失守奉母夫人避地鎮江及夫人下世依元德之

德之故舉家僑寓不逮養堅辭北還元之末世雖一詩律之微亦足以徵文獻之東坡子由伯仲名德蓋天下而後世以能詩稱予嘗讀歎息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珎其所作蓋理之固然二君之詩盍亦以是論之

題仲權索予書所作詩文題其後

倪仲權索予書所作詩文而未得其要每一執筆如癡者之欲行瘖者之思語不自知其力之弛而聲之窒也年踰弱冠從鄉先生柳翰林游前後幾十寒暑始覺筆底如意無前二者之病然可指笑者亦多矣今五十餘歲而來四明見先生所嘗與游者曰倪君仲權一笑相頫年但老大而嗜好特未除察予向時所作予客處既久蓋俱已遺失姑手書近和陶靖節詩辭

數箱以寄且戲之曰昔達觀禪師在宋初士大夫多以佛書善各稱之師笑曰解各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一般但好藝只是見錢遲仲權覽予所寄亦將指笑其各耶柳閔所學之無補也

題米元暉烟雨圖

米元暉眼中閣烟雨胸次有立壑故含毫和墨即濡於堂紙為此圖四明袁文清公君館閣時所嘗收蓄若也後為郡人夏舜宜家所得舜宜兄弟爭相寶秘每袖以相誇秦割十五城以求璧而荊山之人則用之而抵鵲豈非物以罕見為貴世固無定情耶文清久游京國厭飫富貴之餘思欲一覩家山而不可得見夫畫笥所有而收蓄之宜矣舜宜兄弟居江山勝處一開户牖則千岩萬壑不呼而登凡格其來歸亦收蓄而寶秘之如此何乃忽人之所好

題文湖州畫竹名圖

文湖州以寫竹名天下千百年山水人物世固未之覩甲寅之秋夏舜宜兄弟出所作盤谷圖相示曰此蓋湖州得意時筆也予為之把玩小經手蓋湖州胷次之妙足以追配古人去之高足以冠絕天下翰墨之妙足以使人油然感動如李愿初入盤谷韓昌黎與酒作歌時也此圖係袁文清公家舊物監定真蹟無疑

題般若波羅蜜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靈智妙心者也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者蓋語言者心之緣也予觀此經其言簡而要融通而無盡學者尊信而敬持之蔑以加焉況言之所及即心之所緣而悟心成佛初無障礙矣然諸佛已信而持之者也學者今信而持之者也惟

衆生類貪恋生死飄流諸趣未信而禾持因焚香三
拜篆此一通以寄象先象先有護法関俗之慈倘
即是所書轉施而普告之則諸佛學者以至一切衆
生皆得以無為法門有差別而所謂毗盧海蔵蓋自
象先啓之矣

題棲道人書華嚴經贊

棲道人者嘗関世俗之迫隘手書華嚴經十
萬偈於方册覺範禪師為作此文贊之其發揚栴公
之精進可謂無遺蘊矣玉庭老師関世之心有不在
栴公下而誦持是經之夙智通力又非但書寫之專
勤而已然世無大手筆如覺範者為之称贊予故篆
其所以贊栴公者留鎮育王山中蓋欲世之君子觀
乎是文則知玉庭之盡心於四種無礙而所謂顛力
之猛利心思之精特舉無

題竹齋詩卷

香嚴閑禪師參道於溈山久而不契歸慈南陽
竹而有悟杓石師之有取於竹如見其人歟題詠諸公乃多指白太傅竹窗詩為
說曾無一語及本宗事此君有知當不聽受矣予至
慈溪方與大年議論及此忽見氷霜面目凜凜慄慄
間而高標枝俗充然有抱道者氣象相視一笑疑其
為杓石後身也

鄞 將 葉

墓誌銘

王先生墓誌銘并序

男戴禮收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王先生諱士敖字子英其先秀州人宋天聖間始迁詔與之餘姚累世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渡江以來官王宮及太學若相望曾大父諱獻臣大父諱奎父諱賛皆畜德不仕而獻臣有文藁行于時先生天賛秀敏自幼出將學輒與凡子殊長益挺然欲以才譜自見稍試芍花塲典史既而不樂為即拂衣棄去向南山而卧於是縱學無不觀為詞章務出於已不肯襲陳跡故以隨人之後聞贛菴黄公講道慈谿之杜洲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奥自是學愈粹而行愈高權貴人有欲強起為禄仕若先生確乎不少動

隱君卿之上林環堵蕭然充若自得雖簞瓢屢空妻子請坐相看亦未嘗有憂色卿之人咸徘徊慕凛然異其為人以之華心易貌者至衆鄰有栲峯參君先生交也素以氣節相高每當月夕風晨必為之擥塵之思焉先生晚益嗜酒與所過逢醉飲竟日夕不厭家以匱乏告則笑曰我道固尔也平居好誦陶靖節詩愛其風致絶人有臨潜千載交相望老東皐之句而自署其號曰東皐處士云娶晏氏宋元獻公之七世孫生子男三曰在曰珪曰垣在有學女一嫁為士人妻先生以至正丙申九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二卒之年某月日葬于梅川卿石人里先塋之次予東游海上在京徽墓銘為閲狀而歎曰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國朝文武並用人才輩出可謂野無遺賢矣猶有隱處衡門如王先生者乎乃為其銘曰

韓必已出陋剽賊也學根道要愧飾也化洽乎鄉閭行之積也舉世溷溷獨予激也之死不易心有隱德也刻銘墓門徒者趨而車者載也

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并序

元有循吏曰陳君文昭而今亡矣其孤汝賢持烏本良先生狀来言於予曰先人卒且葬不肖嗣以歲之不易未及徵銘於當世立言君子凛乎先德之日就泯沒是懼惟夫子圖之乃退考其狀及所嘗知者序列而銘諸君諱麟文昭字也其先閩人有諱堯叟者與其弟堯佐堯容俱遷相州堯叟之後為閩王參軍記室子孫散居閩之福清後又自福清徙温遂占籍焉曾大父傑大父楠皆隱居以終父珏泉州市舶司

吏目以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温州路瑞安州事毋毛氏贈宜人君天質警敏自幼躬孝踐行屹然如成人瑞安公有疾君侍湯藥不解帶者十有四月迨葬復刲股和藥以進乃尋愈後捐館君哀毀踰節家有遺資則悉取以與弟甚妹寸田尺宅無入已者以故貧益甚晨昏不能具饘粥然負氣自振為司縣小史數以直言抗上官或咎君君笑曰我志豈若所知耶日從南溪父相問已而宜相者謂曰公當以經術進高科可芥拾也君聞之心喜遂一其志於學時年已三十積數歲兩試江浙鄉闈不中因留吳教授吳中子弟而户外之屨常滿至正甲午以易經貢春官疑試對策百餘人君獨指斥時事無所隱或疑其過直君曰今天下多故使吾言得達上聽雖得罪死無憾也會掌文衡者亦欲甄拔直言以厲其士氣遂實君乙科授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自元任吏事吏幹而窮于威柄弊久難遽革君至衆縣之寓公與士大夫之賢者即其家問事父老來見亦時時語次尋繹鈎其陰伏以相參考又放古為鉛筒虛中而穴其上置諸鄉校令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縣大小事無不周知吏大驚以君盡得其受取請求狀噤不敢出一語惟抱文書呈署而已時屬兵興郡縣誅求急若星火而上之賦下又往往抑於豪右莫克均齊君乃亟取其產而分計之第以等級榜諸通衢仍選士民開敏有才者二十餘人分任以事務使均其所出豪鞏不敢有所重輕民之趨事者皆曰縣大夫神人也環以相告歲貢春茶有司並緣為姦利君計其常額以平價市之比舊十減九後遂以為法縣之鳴鶴鄉有界唐在餘姚界霖雨至鄞江之水輒

衝潰唐唐潰而鳴鶴沼矣君乃去唐五尺許揵木籠
竹加土築之而鞏以石使民歲歲無水患是鄉瀕大
海亭煮塩輸兩浙轉運司或私鬻則杖而鈦足以徒
甚苦君言於司聽民相貿易亭始便安之宋楊大隱
有道之士也慕在南山下為里人表其墓淮寇陷湖州所在
其上君為正其塋域植碣表墓淮寇陷湖州所在
繹騷適有朝旨令郡縣團結義民以自守君曰教民
知戰古法也乃親閱丁壯數之擊射坐作得若干人
用司馬法立隊伍分隸左右諸鄉日夜部勒無不精
練而且申以條教與衆為約置耳目手足之人以公
其誅賞立三等九則之法以通其財用行之境中悚
然畏服有豪黠蘇姓者恠勢奪取民財陳姓亦
橫恣無比則悉捕致諸獄瀕江南岸曰網灘惡少年
肅聚逋黨為盜則潛士卒擊沈之江上鄰縣之民

唐有劉賊傑舍者亦時出為近縣害則潛引壯士殺數人因盡縛之斬以徇自是暴者消窺者平遠近
愚民無一犯法者君以古者當正族師閭胥比長皆
輔成王化以教民今民有小事不能至公庭則命鄉
正處決上下相維情不可隱卒使鄉之大小偷皆自
首歸其物奪人婚姻田宅者皆吐實自新及有父子
兄弟夫妻婦姑之不相能者亦莫不交責改行長老
以為自開國以來治慈溪者莫能及四方名人重公
聞君治化日行往往自遠來依君待皆得其歡心浙
東戴僉事按治四明適副閫帥者橫甚至刼之兵且
欲執以逞戴窮蹙歸君君納而禮之帥亦直君不問
進士董朝宗病且死託之以後事君為殮葬仍率義
士助田三十畝於是警報日聞臺省亦欲倚君為重
權陞浙東副元帥領慈溪縣事如故君以所在州縣

多隘没方欲與民相保障以俟天下之定俄而方左丞駐兵郡城單騎往謁方忌君留之不遣或說君潜歸為自守計君不忍庇其民即盡散其兵為農方以是既勢失陳兵脅之君正色曰吾先朝廷不可以孤虎鬬故隻身以至殺我非勇也方愧悟謝過遂奉置君海上之岱山让行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奈何舍父母乎君至岱山即着道士衣冠而舍其宫治田葺園種救以為食無纖毫芥蒂意後仍詔以乏疾倚杖端跚出迎客方使人覘之益不疑君以海鄉僻陋為畏岱山書院嚴師弟子之職暇日復與其里人聚石為臺陳簡簋爵盛升降揖讓如鄉飲酒禮父老見而榮之爭令子弟為學變其習俗且名其臺曰陳公臺父之益親信君事有不平俟君一言而解頑民亦知敬憚諸山蕃長于外慕威其衆

曰勿登此山有陳公在也已而朝廷起君尸部主事佐与喜貢師恭往理福建鹽賦尋改温州路瑞安知州君度不能行俱以疾辭丞相河南王總戎太原承制授君中順大夫秘書監丞亦不赴君留海上十載移郡城又三載而版圖内附於是南游閩中未幾竟卒閩之寓舍越數月汝賢扶柩歸温卜葬永嘉縣赤唐原先塋之次君生於皇慶壬子九月十七日卒於洪武戊申九月二十日次年十二月乙酉葬之日也配毛氏封宜人子男四人長曰汝明早世次曰汝賢即請銘者曰汝翼幼夭曰汝弼女二人長適同郡項恕次在室孫男三慶童善童孫女一君博學強記於書多所考論而尤粹於易平居貞直寬恕淡然無所嗜好衣布衣如錦綉啖糲食如梁肉不求備於妻孥不致嗔於臧獲不忍劳其下室無姬侍庫無留

資父有養子為君兄既沒蓋貫子如已子輕財重義
德洽於戚疏其在官剛毅奮發而有為不阿上官不
承風旨而虛心下問謙謙能受盡言與人交篤於故
舊然性公直凜焉不可干以私故其生也見若無不
愛敬死之日聞者莫不哀焉海內兵起生民塗炭元
之守令於是為難君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邁
區區不量輕重捍怨強臣刑戮不旋踵君獨善處權
寖免禍亂世生有榮名死有遺愛無幾哉古循吏之
遺風矣銘曰
元季世兵四制有令如君民乃悁曳儒裾提將符憂
宛勖勠伏以連彼業業此帖帖坐堂彈琴仁化洽名
之鮑忌之曷海酋擅命機才不及死而老吁其

悲

夏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西明夏璜將葬其父處士君前事之月以凶服踣予
所館匄文其家上之不
單宗弱窳義不能家吾父發歲即慨然思奮嘗語人
曰吾世浸衰吾不能服勤自立不名為人乃度宣川
之白砂舟車輻輳可以治生植資遺因扶其仲及季
俱往心絪意綿匄檢胸廡不數年間遂甲諸室於是
即所寓為廬舍以迎吾祖徙家焉于時兄弟八人方
散處兩縣問吾父不忍骨肉之分異乃益大其居宇
為聚族計而伯氏首挈妻子以至同室而君同爨而
食蓋雍雍如也吾父善處倫理而孝友本乎天性苟
父母之所愛雖己甚惡必致之父母之所惡雖己甚
愛必遠之起處云為不以己一於父母而已事其兄

妃事父閫以外其行不敢有出焉事兄之妻如事母閫以内其事不敢有專焉以愛己之心愛諸弟以字己子之心字兄弟之子女弟適人而早寡有子方稚則悉取之来撫之終其世其於鄉黨州閭有無通之休戚共之而飯飢襦寒療病槥死卒有常度由是譽聞日著諸公貴人數欵門問勞頓不可強之仕郡薦集賢院聞而嘉之為錫其號曰真逸處士云生於至大辛亥十一月八日以至正乙巳二月二十日終于家葬鄧縣十都徐舉之原吾母包氏生子男二人長曰璜即吾曰璇其弟也女三人適李進李順德其一未行孫男復謙孫女尚幼予曰世之大夫士恒喜譽貧而詆富富嗚呼富豈可詆也哉書曰既富方穀又曰資富能刱則富者固所以為善之資也而豈可詆也況今處士既能資富以為善而其二子又方知崇父

德刱文以圖長存可銘也已處士諱榮顯字仲和祖諱祖貴父諱文華姓陳氏銘曰

古有經界井地以均家既有養亦富于鄰後世法壞豪共義閭里石貧而處士施其仁吁嗟乎後之人尚勿踐其穴與墳

元故冲玄處士羅君墓誌銘

至正癸卯十一月辛丑冲玄處士四明羅君卒年八十後二年十一月丙午葬于鄉之鳴鶴山既葬其子康乞余銘其墓余以不敏讓而康之請益力曰無銘是無諸孤也乃為退考中書左丞危公素所為旌門記及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公翰林承旨張公翥翰林學士張公以寧秘書少監揭公汯所為詩若序采掇其世次行事而銘之處士諱世華字明遠集賢院檄

為冲玄處士其姓羅氏羅蓋世有衣冠歷漢魏晉宋仕者不絕唐之季年有為鎮海軍節度掌書記者曰隱以文章節行為世師士隱蓋虎林人其子鎮東節度推官曰塞翁攝四明之慈溪今始徙家焉塞翁之後曰明復曰謙嘗中宋嘉禧四年淳祐六年進士第於處士為高曾祖有曰綱者家饒於財樂善好施與鄉邦敬愛之稱為衣錦君士處士之大父也曰善鄉者恭儉朴茂而敬宗睦族理家恤鄰具有節法處士父也善鄉有子五人長即處士次曰世英曰弘惠曰天錫曰世昌皆以高年聚居扁所居堂曰春風深衣幅巾蒼顏白髮望之如列仙淅東部使者以五更之壽上其事于朝請旌異之而復其徭役亦既報下如章而鄉之好事者復用洛社故事繪以為圖從子温州路照磨間裒至輦轂之下一時公鄉大夫咸賦詩題詠傳觀中外嗚呼盛矣處士體貌魁偉儒鬚髯冊秀整而孝友之性本乎天質事先府君謹甚九其志之所欲為必順而服行之無所勉強即不欲者不使纖芥置諸心然內而家事外而公役待側無虛口先府君年考益高而能以禮自處為時善士晨昏之助為多其後奔且襄處士結廬墓左且穿旁穴以待他日從葬焉曰古有廬墓之禮吾不忍以死生異也其志諸弟尤極和孺之情事有難處一以身任而未使之知母夫人死時季弟方睟處士扶持保抱至于成人及授諸子姪未嘗有疾言遽色或不可其意則引咎自歸期於感化子孫五十餘人至今無一人酗酒為不律事家教使然也至於遇姻族處鄉黨里亦皆盡其恩意飢饋之粟寒遺之衣歲以為常鄉有獄訟有司所不能決者處士片言折之即及迎縷解悅服而去

里多鹵丁鼇户或害之不支處士輒資以巳力公私賴焉平居謙恭信學寬而有容雖臨大事遇急務亦儼然自若不少有動于中其德量邁世標望絶人士大夫每稱舉以厲其士俗至卒之日聞者莫不哭泣相弔曰世豈復有斯人哉娶同邑朱氏先卒繼童氏俱有婦道子男六人長曰裕次曰芳曰益曰恒曰憂其一郎請銘者女三人長適定海陳均和次適鳴鶴場司令同里方景良季早世裕長女朱所出憂庶出餘皆童氏生也孫男十三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余頃北游京師往還東海上求處士之廬謁焉而處士之死久矣然見處士諸弟及其子姓若干人皆恂恂雅飭恭謹有禮而仲子益尤紹德踐行綽有父風嗚呼若處士可謂化行於家以道始終者矣銘曰

東海之濱是生俊人高冠廣袖以身有德有年有子有孫有弟合食義門降旌書閭其盈門廡慶遠而湮我作銘詩永其聞

元贈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追封延陵郡侯吳君墓誌銘

歲至正乙巳余由海道抵京師問舟于四明始八國士有吳璞者執雉請見出嘗世名公鄉所爲文一編志其家之五世同居事甚悉予得而讀之固以知其世德之深厚矣後一年杭海南還復舍璞旁近地而璞以先府君墓銘請復閱家乘行牒益知其教忠之報不可重誣也吳氏世爲桐廬人後遷明之鄞縣有諱升者登宋大觀三年進士第累贈中大夫生子五人俱以科第顯其季秉信官至中書舍人兼給事中吏部侍郎遠事徽廟歷高孝二朝自是子孫世其祿百有餘年衣冠相傳爲鄞著姓至諱澄者始自鄞

定海府君之大父也是為府君父大堯是
子以方氏子入為後是名来朋即府君也吳入國朝
無仕者後以府君伸子璋貴贈大堯朝列大夫同知
温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延陵郡伯府君亞中大夫台
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延陵郡侯府君字友文自
幼稟性恭謹而孝弟之行不暮而成事温州府君無
遠志遇親舊接黨里周而有恩姻族之孤寡以田谿
之墾役之煩援以財助之綱維其急難而剖析其是
非一鄉之内不懼於有司而懼府君之一言年幾五
十遂韜光養晦不復有志於當時卜鄞縣桃源之鳳
栖山以居日從逸人達士盤旋山水間窮深極窓若
將終身焉於是有子三人長曰璋次曰珏其老矣尔三子者宜及時自厲出為國家致分寸力
而父不見效也璋乃奉命北游 帝都起家巡防百
户督運中原隘紅巾中抗鄙弗屈四載朝議嘉之擢
海道運粮千户其後海運有功 制陞海道都漕運
萬户紫衣金符階秩三品云府君生於元貞元年二月
呼此可見其教忠之報矣 七日卒於至正十七年四月九日踰月葬鳳栖山下
七日卒於至正十七年四月九日踰月葬鳳栖山下
娶同郡張氏有婦德先七年卒追封延陵郡夫人繼
孫氏亦封延陵郡夫人子男長曰珪平江路吳縣主
簿次即璋幼即請銘者台州路天台縣尉曾從縉紳
諸老游有學行女嫁邑人鄭信皆張夫人出也孫男
六懋和懋功懋德懋信懋中懋昭銘曰
生不祿食死有侯封天雖啬乎其始而於其終也豐
矣

元故處士唐君墓誌銘并序

處士唐君既卒之二十有八年其孤宦元謁予錢唐

寓舍乞文以揭諸墓且曰先君之棄代也寘元方在
髫幼孩甚駭莫省所圖後逮事諸父始聞稱述其遺
行以教蓋七歲就學操觚槧如素習而秉志不凡動
異群兒大父愛之甚每撫其背曰噫我祖父以簪纓
遺胄而濟其德美顧幽而不揚異日亢吾宗者不無
望於是子也伯祖知州府君殊斷許可每見即奇之
曰唐氏世猶在此而已既長益恥於學有進取長才
父乃命之游京師投竒策以干諸公貴人時以母體
久羸不欲行迫之乃浮海而北渡黑水洋至登萊界
天忽反風舟南漂三晝夜夢寐中如見母遘病有忍
死待兒之語驚起覓所在則舟行已近家即登岸馳
視之而母果病棘遂滛禱上下神祇得尋愈天相孝
道彰彰如是也又嘗侍母氏有聞如諸父之謂且具
敬曰汝父自海上歸益無意仕進獨脩其政家庭間

其事父母怡愉而和敬而順每遇盛怒必下氣低顏微
言以悟之冀得其歡心乃已其侍兄弟溫恭友悌雍
睦惠詣五服之中雖或分門以爨割户以居而必親
之愛不翅若同堂其在閨門嫺慢之氣不形忿懥之
色不作為夫婦十有餘年賓而禮之若嚴君焉又
謂曰汝父行不孤於神明德不愧於士類而竟止於
是豈食其報者在汝後人耶吾自汝父死每嘗晨昏
饋漿衣延師以教汝使汝兄弟不失身賤夫奴隸之
為者知汝父之有子也及汝之子長吾復督汝教之
如吾之教汝者如汝父之有孫也吾雖不能比汝等
之成立然猶必汝父之有後也汝宜知之寘元泣而
識諸心不敢忘惟君先君有德有行而不肖孤不
以盡知幸而有聞於諸父今而猶強顏斯世者何如人
登載綿歷歲年以至于

也先生言可乘後而志在恤孤其尚有以益覆吾曆氏也我敢固以請予謂賢者貴而仁者壽天之道也處士君宜貴且壽而卒處其應天道之難明也其甚難遂悲而受其辭處士諱榮祖字景輝其先晉人與子西先生同譜系因仕徙沐六世祖一百二居士徙自汴南徙即四明之定海家焉曾大父諱惟忠大父諱德之父諱茂宏娶姜氏有賢行寡居幾三十載大節皎如颺于姻族生子男二人長即寘元次曰瓊寘元瓊之未生也處士嘗抱幼弟以為子命之曰歐三人皆知讀書勵行有處士遺風女二人長適美寘和次適王子志孫男三人文與曰林曰太平孫女二人俱在室生於元貞丙申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元統甲戌十月二十八日葬止三十十墓在家西一里許古磨料之原銘曰

豈才之不為而不顯榮豈行之慈而不久生彼壽實其慶且獨厄於命爾子爾孫其尚俟夫天之定耶

明大既卒之明年其婿唐轅代致孤子源之言曰先人生無聞於時死宜得以傳而世之知先人者寖鮮先生愛舊以及源且重知先人則先人之嘉言遺行將先生是託惟哀而執筆焉予往歲游東海見尸汪君以敦時輩與源俱受業汪君之門而明大未之識也其後明大延致汪君于家俾子若婿子始因汪以往謁明大明大為之卦羊釀酒盤隱軒或拳足而歌或掉衣而舞有恣恣相情後二年汪君既沒予往明大問訊焉而明大亦沒矣嗚呼甚矣哉執筆銘諸明大諱輝鄉姓滬氏吳興人有諱陵者吳越王時官四明遂家焉王

[illegible]別業真[illegible]館招文元[illegible]道其中命子民獻[illegible]南
[illegible]經座下更相問難而高風遠韻萃[illegible]子一門[illegible]父
[illegible]鎮江府教大父楓[illegible]父如翁皆處而不仕[illegible]墨
世富[illegible]至明大而家益落[illegible]大削衣貼食以[illegible]虞
[illegible]義薄施以致充裕中年而降益大治園田[illegible]亦
自[illegible]之[illegible]吾已為人意人有[illegible]隱德
則[illegible]一日源將從[illegible]藩閫明大斥之曰吾家[illegible]詩禮
相[illegible]業儒而郎吏非吾志也立止之惟教之[illegible]繫
苦[illegible]吾負時與汝母養吾親皆躬操井臼而不為勞
汝悉忽忘以求逸耶明大自奉雖甚薄然遇人多恩
有餘財[illegible]以周親舊之急而最喜與賓客故人相娛
樂其有過逢輒相從飲酒醉即慢歌江左諸賢詩詞
蹲蹲起舞連日夜不厭[illegible]不[illegible]阿人有過直面

折之苟得一善亦惜惜稱道不已以故莫有怨嫌之者於是變故日臻情煩思擾但語身世事輒泫然流涕蓋久而成疾越數月遂卒明大生於　庚戌九月十九日卒於洪武巳酉三月初七日以某年月日葬于其鄉某原其配唐氏有婦德子男二長郎源次溥女一嫁轅配之姪也孫女二俱幼銘曰

惟沈之宗實纘而昌至于清遐事文元以彰其子塔理學則紹伊清遐之教文元之道明大之生遺家孔棘為瘁為艱以有衣食迨至末暮纂序清遐乃能顯師以淑其家曰源曰轅亦克先蹈觀明大所立于先有耀猗歟明大宜顯而揚既明且慎弃處以藏善積于躬澤及其子沈之有後庶其在此

元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劉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天祐字祐之姓劉氏其先山東人北後遷河南

之杞縣六世祖興仕宋從高宗渡江居于杭故又為杭人大父汝良宣德郎判登聞鼓院父元龍君生而凝重不好戲弄父死時雖甚幼已自卓立如成人能葬父喪及大父父母喪之未舉者人謂劉氏有子矣其後稍事生業家益裕乃痛念父不逮養而一其孝於母飲食供奉惟母之所嗜外祖母寡君浸老君迎養于家没而禮葬之凡所以安母之心者無不至一日及母弃君持喪盡禮比葬有双鶴巢墓上久而不去蓋孝感所致云君盛從吾衍先生學縱觀經史涉獵諸子百家為人質實無華恂恂畏謹甚於接親戚交朋友一本於誠敬而遇鄉曲尤有恩人有貧錢者貸之而子本俱不償則取其券焚之君盛食祿于時後以母老棄不仕年將七十始因子貴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踰年遂卒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得年六十九葬之明年三月壬午葬錢塘縣之履泰鄉配陳氏先十四年卒追贈宜人與君葬同穴子男二人長文德從仕郎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次文質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書吏女二人適吳興沈佑滎陽鄭文仁孫男七人曰中曰申曰本曰用曰庭曰庶曰永中慶元路儒學教授申汀州路蒙古學錄餘皆未仕君命持嶺南肅政廉訪司知事王魯之狀授予曰求為銘銘曰

行孝而敬學擅而正邦之傑兮鼎不柱車筐不持廬
頲矛兮惟德之肖惟忠之教啓後烈兮國慶既施
命服有輝亶昭晰兮我作銘章以表其藏為善者之

玄逸處士夏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榮達字仲賢姓夏氏四明人自少懷才負氣不肯受人侮辱轗軻蹙然家故貧又無資地可以圖進取一日歎曰與其進退皆困莫若擇一要津為貨殖謀幸而遂我志可舒乃以定海之白砂為宜遂自鄞縣徙居之其地當海舟泊步處而絶海之商通蕃之賈往往貿遷於此君為之數年泉餘於庫粟餘於廩而定海之言富室者歸夏氏君於是益大治廬舍中為奉親之堂而虛其左右諸室以俟兄弟之合居仲兄季弟合居已日久而伯兄亦繼挈妻子至女弟適人早寡一子在幼俱取之無巨細一家之事悉身任之無顏色曰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況人乎父嘗被陷私醳事吏譏久不白君泣懇有司即平反以出又嘗為郡司稅曹氏所擠且誣伏君百計雪其冤不克而蓋西州巨家在位

者多向意助之一家盡駭君曰無苦吾弟懇之爾政司父枉可伸既而果然曹亦以是黜鄉民有以鈔法被收者吏受賄聽其偽柏君以次兄亦在株逮中為白諸上官即日釋去里楊姓為鄰仇中傷當坐君盡力直之李氏孤貧而頴學君育而教之林婦病亟當服參附靈砂諸貴細藥而鄰貴以致君出所藏濟之君讀書雖不多然雅敬賢士大而聽其話言子若孫必延名師儒以教雖臧獲賤隸亦委曲嫗煦得其心平居和易恭謹恂恂如懦夫至其為義則踔厲風發勇不顧前後其所樹立殆不可及集賢院闔而嘉之為錫其號曰玄逸處士祖諱祖貴父諱文華皆有隱德娶蔡氏孝順祇脩克為君配子男一人曰琛女五人長適王牧次適陳閔其餘幼也琛有孝行屢嘗割股已母病皃弟八人君於次為第四皆僇力起家而君

之功君多生於延祐甲寅十月五日卒於至正辛丑八月四日以癸卯十一月十九日葬鄞縣界中蔡氏後十年亦卒與君葬同穴嗚呼世之人當父兄安居無事時亦孰不以孝弟稱哉然一旦遇禍患落陷穽不能一引手救反眴眴子子以相咎者有矣此其蹙人取一城一障乘之則徇忠報國以敵愾於當時者要必大可觀矣惜乎才不為世用志不行於時也君卒之若干年琛以其師陳剛之狀徵予銘遂銘之其辭曰

貧不辱富不失義維士之雄強祈姦卒有其冤乃才之充及至守身卑讓脫肥何行之恭我作銘誄

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誌銘

前定海縣尹翰林待制致仕淳安汪君既卒之明年其子循屬君之從甥俞溥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行事之實為狀以書来告曰先君之葬既得日月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孤也敢請蓋予嘗由海道往山東候海風于鄞君時治定海朝夕過從甚相好予後復客鄞而君之去定海已久鄞之人談君之政猶亹亹不釋口若君者非獨平生之蕃可哀而其為政於定海者皆宜見於子文宜其来請於予也乃為誌其墓而銘之君諱汝懋字以敬其先歙人唐忠武將軍越國公之子廣遷睦之青溪今淳安縣也曾大考南強宋户部侍郎閣官大考夢發考斗建個儻有奇志在京學嘗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從蛟峯方公講道石峽書院君自幼端謹不

好戲弄而警敏絶人讀書數過輒不忘稍長從吳朝
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先生學治經後以春秋試江浙
鄉闈不售偕中庚寅乙榜考官柳公道傳有遺才之
憾特薦君行中書授丹陽縣學教諭再調青陽會壬
辰兵起率鄉兵捍縣境平章月魯不花児公統大軍
至以功舉陞鄉郡教授僉憲哈剌忽公又舉充浙東
帥府令史副都元帥伯顏不花的斤公又舉攝鄉縣
君初不欲就元帥公素高君謂曰親老碩擇祿耶君
矍然趣就之後調將仕佐郎浙東帥府都事未幾授
登仕郎慶元路定海縣尹兼勸農防禦事居位伍年
乃以老病乞致仕守不從郎舟宵遁朝廷嘉之以
前職致仕階文林郎已而版圖内附君間関歸故里
明年己酉七月十有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
二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君於書無所不觀為文章
操筆在紙數百言立就事父以孝聞為人恂恂蹈規
矩持已約而應與人交盡其義或有所不合遇之無
厚薄居官一以樂易為務而按姦發伏世吏莫能抗
御吏不察察然終仕之間不使能得一錢於刑寧失
有罪不肯法外傷人於賦斂度民所當輸乃與為期
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興利除害若嗜欲疾痛之
在已所至必以教養為職業始任丹陽復侵田一百
八十畝脩先聖廟建先賢祠宇作禮器與其邑人春
秋釋奠興于學其在浙東在鄉縣皆有聲浙東以慈
恕簡靜贊上官釋溫慶之民被誣以盜者數十百人
鄉縣甲民誣乙民聚衆為不軌守檄君覈君還力白
其實非守是君所白患以禮縦之乙德之曰非汪公吾屬
如何矣在定海時益以禮讓化其民民有兄弟既分
而復合者有讓爭田而不取者亦有婦勸其夫以和

義者君皆造門獎厲不使有所懾他郡富人僑居縣
南鄙同邑子盡殺一家而以其貲去乂之罪不正逮
繫且百人君驗治三歲兒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
餘皆釋不問有盜夜刼民財民疑其鄰恕之官君時
適公出其僚鞫鄰使當罪君察其冤為變其獄辭僚
恚出語訕君君不為動既而鄰縣獲真盜事遂白民
有酤釀佃人家佃人被醉夜歸以杖擊其壁壁壞甕
缶盡傾壓酤釀人亟起護其器偶中擊即死縣議以
故殺君從容一言使吐實得減死論一嫗有布在機
夜失去嫗懇外人盜君往視之獨鞘其婿使首服後
果得布人問之君曰吾視其實不可以容人而室中
他器無所取故知非他盜聞者皆歎服縣多虎或入
市郭為民害君齎戒禱之神明日衆見虎浮江往他
境嘗宿南鄉廣嚴寺聞虎哮君衣冠夜起禱之如
前時詰朝有樵入山見虎伏地卧集衆逐之乃死虎
也事傳京師韓林丞旨張公翁為作贊歲比旱君行
赤日禱焉潭見雙鴈飛舞導前有雲勃勃起潭所雨
乃旋作後復禱十龜潭有龜一浮水出其雨亦大至君
之為政類如此娶方氏贈安人子男三長曰復出為
伯父後次即請銘者季曰徽女二人長適方翊次適
朝斌孫男二鑄鉦孫女二俱在室初京學公無子晚
歲始得君當君未生時嘗祀胡氏甥會之為之後會
之又無子因遂命君後之君以父命事之如親生其
後會之欲正其昭穆乃為文喝君俾復為兄弟君泣
拜已謂諸子曰終吾身以父事之死後正名可也故
當禹纘時始命子復後會之矣君所著書有春秋大義石
刻深衣圖考三卷禮樂
幼範四卷善行格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

四卷遯齋藁三十卷藏于家觀君之所立可謂有古
君子之遺風非耶然自顧利冒耻之俗興士多矜智
飾名譁世以取寵行已居官一切從事空文而不忌
其能齋外脩内蒸蒸德讓如君者世固不之貴而亦
莫能知之也故於君之事予喜為之見於文使後之
知君者得覽焉其銘曰

神徂聖伏道久隳士恪靡方慕效君獨遠頗取弦歌化
非謂名可盜世可欺衆實靡訂識者誰有儒一生
海陸棄捐斤斧引纚徽窾心獨知為鉛墜行述銘詩聲名自可百代垂噫君雖
死其何悲

明故太素處士趙君墓誌銘并序

太素處士趙君既卒之始年其孤致書鄱江之上而
泣告曰先人有遺言焉我死必求戴子銘戴子吾鄉
姬也知之為最深其銘我為宜予受書而長慟蓋久
而不忍措一辭也已而召命遠臨有司交迫上道甚急其孤復俾吾兒來促
銘且曰不得銘則不肖孤隕命於先人無以畢茲窀
窆之事矣敢固以請予復受命而長慟乃於道途舍
卒之際收涕而序之曰君諱良賢字思復晚乃自號
曰太素子其先汴人系出宋宗室有諱不玷者官浦
江因占籍焉曾祖崇褒父必俊世稱梅石先
生母朱氏先生故諸王孫天性倜儻左右事之難得
意朱夫人亦性嚴氣烈諸子中莫有當其心者君獨
先意順承以孝以養而潘瀾之奉曾不以家窶而廢
豐以故父母愛之恒異於他子兄弟四人而君居其
季君咸事之如事父其伯兄太初翁早受道家無為
之說黃冠野服蕭然有出塵意君竊慕效之故友愛

為特至二姊一妹皆不以既嫁而稍疎而於仲姊為尤厚仲姊則予妻每語予曰吾與季弟自幼至老無一語之不合一事之不諧真得手足之誼者也於是二兄俱即世其一兄又遠處滁上歲時不得以會聚乃愴然有慨於心率諸子詣祠堂神位前反覆告戒號泣為誓約務使吾同室食同爨炎斗粟尺布莫敢私每旦鷄初鳴躬率諸子諸婦與諸孫拜祠下退坐堂上長幼以次序立俯首聽誨言如是者若干歲或謂君執禮太嚴而不克以寛教有終惜哉君娶同邑黄氏有淑行生子男二人長曰交鍾次曰交鏜俱善守先志女一人適戴思忠孫男三人季早夭季曰晏君生於元至治壬戌八月十有二日卒於國朝洪武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卒後以其年十月辛亥葬縣東九里森塘之原與黄氏合窆焉君性剛而志柔言激而行粹孝友之歛實本乎天質與人交恂恂然推腹心而於思誼為最隆也讀書取通大義不屑屑章句之末晚慕黄老長生久視之術久而粗若有得一日病癰即索湯沐浴喟以後事命置棺於後堂怡然而逝嗚呼若君者可謂游戲生死者矣予與君幼同學壯同里閈老同志願以人事之不齊糊其口於四方而不獲旦暮同起處偶一来歸則拳拳焉以保精氣神之要相勉勵期久住於斯世曾不幾時君僅以中壽卒而予又以禍患餘生未卜死所田視向者之言恍如夢寐則君之行事尚忍執筆而銘之耶然二孤之所託不可以虚辱而君之遺命不得以重遠也姑序次平生梗槩與交卒葬歲月而繫以銘曰

尊正學敦孝友參異教期壽考志不伸數實固述銘

辟檐永久石可泐兮名不朽

亡女張孺人戴氏墓碣銘并序

浦江張氏居縣南戴氏居縣北素以道義相厚善張氏有子曰琪戴氏有女曰鳳皆賢兩家父母皆願與為昏而戴氏之女遂歸張氏張氏富室戴氏乃寒門於其歸也衣飾服御皆母家父母所嫁時物其約素可知然列處華靡恰然無慍容或誚之曰我自樂此也覩其意蓋不恐豪夐傷父母心在父母家父母衣食待之而後安昆弟姑姊妹咸賴以拊循在夫家事舅姑如父母待伯叔婦娣如兄弟姊妹相夫以成其志而宜於家嚴饋祀和厲人慈幼字微無不合於義歸數年無子即子其夫之兄子機幼而妸妸撫之長而教育之曰吾待之甚於已出然後家人待之能不異吾之所出也舅姑卒喪之戚而禮語及必泣下沾襟謂不得盡婦職母病經年晝夜扶持忘身之憊及則哀毀成疾終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蓋久而益殆一日集家衆訣別從容若常時氣奄奄猶恐死待弟而弟至忍死待父而念父之不及見移頃而絶內外大小聞之無不傷悼後一年其夫卜兆于家旁之松山將以月日葬以書馳告其父戴良曰昔梅聖俞妻謝氏年三十七而亡聖俞閔其賢而蚤世也請為歐陽文忠公述銘以著其不朽今吾妻之賢實同謝氏而即世之早亦如之銘揭諸墓有之知子莫若父幸賜一言少慰亡魂於地下子曰嗚呼甚矣老者之痛其女也何能遣吾之悲哀以寫無窮之憾乎遂涕泣而序之張氏之父曰誼卿子氏戴氏之父曰良母趙氏一子郎機生於元之至正辛巳六月二十一日年十七歸張氏二十有四年而卒洪武己未三月二十五日也得年

三十有九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之日也銘曰

戴有孝女張有敬婦既諧男姑亦順父母作善之報悉享壽耆胡獨汝嗇竟夭而死吾聞盛世父不哭子恐使老親啼號送柩郊野天俯地無所歸咎刻辭墓門庶俟永久

祭文

祭揭秘監文

惟公之先玉蘊珠藏遠及顯考始大而昌紫衣象笏金馬玉堂當元盛際躋及顯考始大而昌紫衣象笏公績歆家纂文有光儒林杞梓藝苑鳳凰公之學問洞徹涯洋既遡瀟洛復派湖湘折以聖言會乎衆長公之詞語峻潔渾剛上規莊屈下法班楊一掃塵軌高踞康莊公之持己仁義廣公之接物春日秋霜籍甚搢紳華亟踐朝行初歷曹監改刪銓總與南宮

教繹荐颺乃入詞垣乃遷奉常文傳四國禮定一王帝念速民俾在遐荒曰省曰憲以騰以驤揚涯激渭喬嶽康莊公之持己仁義廣公之接物春日秋霜籍甚搢紳華亟踐朝行初歷曹監改刪銓總與南宮走仆起僵我黨聞之驚喜失床長途方騁時忽擾攘垂翼海島失勢江鄉揭來四明假榻僧房朝氷暮蘗清苦自將田視故里一何渺茫公嚮歸然若魯靈光庶幾百歲耆人宿德可就凋喪惟公嚮道垣墻如何今若天降不祥兀此老蒼斯文柱石吾道一疾而徂事出倉皇居四品秩亦云顯彰壽踰七旬孰曰夭殤況有賢子逸氣昂昂肯堂肯搆吐語成章公雖已矣夫豈真亡我等與公同處異鄉稱詩譽文咸被教綱公有疾疢我藥我嘗為留庶日已遂平康餞我于庭神全氣強曾不信宿凶訃在傍公初病亟忍死我望臨絕之夕語猶琅琅公實知我我其敢當負此幽冥吁嗟痛傷長號送終涕淚霑裳一奠告情

俾也可忘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瀔齋文

嗚呼生而無見於時為九民死而無聞於後非儒人有見有聞維我汪君之方幼敏睿倜儻習詩禮於家庭親俎豆於鄉黨及其既壯學範而正紹聞先達之格言容受師資之正印外無物之不燭內無理之不瑩近而舉之學遠而蕩之鄉儼麟筆之炳煥燕鵬程之奮揚志則孔高時不吾以俗學薰骨危言入髓鳴舟鳳於蒸雀之壇奏黃鍾於笙笛之耳曹一意以孤行亦群情之所忌始教舟陽繼攝鄉縣東閩南臺亦辟于椽乃三仕而三已信吾道之方賤迨至末暮僅拜朝除作令五載于海之隅既刑政之克脩亦教化之荐敷遂使魚鹽之俗變為禮義之居方礱石以紀功忽掛冠而歸泯何遺世之死艱復稟命之不淋欄堤轉而盃子乘鷺單閨達而賈生賦鵩雖運會之偶然抑民生之無祿然其聲譽之靄靄固已傑出於當時而於文字之超卓又足歷歲月而昭垂其亦有以自附於儒人之列而不為凡民之歸矣碩念長途漫漫言笑晏晏扁舟餞別欲篤聚散謂雲山之可期竟此身之或幻嗚呼哀哉大道之行老不矣死柰何九十之親翛送六旬之子此遠近聞之所以神飛而魄褫也吾儕小人悲俾深矣晚依或以編氓而承事或以門第而得師當訃音之晚依或以編氓而承事或以門第而得師當訃音之遠播聊設位以致祠嗚呼哀哉哭野則冤哭寢則疑爰即僧舍以聲我悲蓋上為吾道惜而下以悼其私嗟嗟汪君知乎不知尚饗

祭外舅趙處士文

維年月日子婿戴良謹於喬梓具香幣之奠併錄墓

銘一通遣從子温展告于
外舅故梅石處士諸公之靈惟公純德懿行足以範
乎俗卓識高風足以勵乎世碩抱負之何如豈窮通
之有異方國步之無虞戒舟車而遠述或西江與南
粤或東甌與北薊觀其目力之所及與夫足跡之所
至非名山大川之瑰瑋則寓縣神州之雄厲然不過
資筆底之詩材攄胸中之文氣詎金紫之捨任纓綏
之可貴洽春秋之孔高益舒情而肆志高予冠之
岌岌長予佩之纚纚或訪柳於東鄰或彈棊於南里
上不恤夫天運之變遷下不聞乎世道之隆替緣有
子而有孫無憂游以奉歲寒苟已適乎温凉食飲肯
虧乎甘旨雖儒素之酸寒要娛情於莫齒何恙年之
已屆竟期順之難企良也不才忝居門婿爰自童烏
即承教示當磨礲之浸久稍知名許士類暨方面之
需賢遂牽聯於班綴茍具榮遇之幾何歛風塵之交起
親我得與我失每心存乎憂喜念終始之恩情實淪
肌而浹髓謂忘義於斷踪乃承凶於永棄想丹旐之
翩翻尚遲疑乎別袂期事生之既失仍送死之莫遂
幸臨没之緒言猶託我以銘誄儻鬼神之如在敢斯
須之遺墜望蒼天而致聲託迴風以揮淚靈其有知鑒
此誠意尚饗

祭趙立道文

嗚呼惜我蒙幼我居下里子以名門來婿伯姊遂緣
姻好同踔並跱既親且暱人莫與比子返于邑我来
自山授館授粲頤之眷然彼渾以剛此悖而頑諄諄
賢妹繼茲而後愈狎愈愛我往子来何有内外蛩響
之夕鳥鳴之朝林游野憂子歌我譙或喜以笑或悲

而咷凡我之逢亦子之遭曾不幾時兵戈四起爰宅爰度我行子止日月于邁條踰一紀生澌死休後會有幾兩地相望各天一涯子不出鄉我尚為翳我有家室將子是依子之不淑嗟我之哀我昔西征子實命我思而弗得遂不我可惟不子從率罹輒軻以至于今殃慶罔保興言及之噴弟傷神豈不欲往道阻何承子託天固使之亦心之怍嘻其已矣永隔死生我誠孰鑒我乘孰明祭以叙哀文以告情有淚如河與酒俱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姊安人文

維年月日弟戴良謹於遂旅遣姪溫遠致香幣之奠例增賁記爰精各一通展告于

先姊安人抱前而侑以文曰嗚呼哀門薄祐降集斃危由始暨終可愕可悲我之初生母病痱憂朝斯夕斯呱呱涕洟念我負任提攜既震水火亦免癘疵越在髫齔姊已有歸乃復挾我問友求師壯有室家晚築門基教男配女感姊之依愛及暮齒遭逢百罹舍皇播遷保此庸癡千里故鄉相望歐欷每申訓語俾遂禍機暨官方面曾不樂時城郭如昔人民已非乃淪草莽曰海之涯地視天高姊之思飢不知食寒不知衣孰知之者嗚呼哀哉疾不視藥斂不憑屍恩虧臨沒有命俾記容儀寧敢遺墜天實臨之乃陳贊辭以揭幽悱惟俾悼懿行冢之墓碑頹纏世議奔赴莫宜我志孰明我愆孰禅先王制禮情義並施喪服大功今必以期遥望松楸歸葬有期長慟送哀終天永辞尚饗

九論出家法第六 十二